

兩岸政治談判協商主體與身分研究： 一項紅藍綠三方專家學者的訪問調查

陳 明 通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楊 喜 慧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專案助理)

摘 要

兩岸政治談判，首先必須提問的是：「誰」跟「誰」在談？這兩個「誰」涉及到協商主體的問題，也是談判身分的問題。主體與身分是共生的主從關係，主體決定身分，身分則對外彰顯主體。詳言之，有主體才有身分，協商主體確定後，才衍生出談判身分；但是身分除了由協商主體來設定外，也需要談判對象（對手）的承認或接受，談判才可能進行，如此將回頭來影響雙方對協商主體的認定。因此，談判身分反應了背後的主體，怎樣的身分說明了怎樣的主體。

為探討談判所涉及的協商主體與身分問題，本論文除了檢視國際協議文件的一般形式及行政委託形式，所呈現的協商主體及身分外；也分析了行政委託形式的現行兩岸多項協議，所呈現的協商主體及身分。研究結果發現，過去我方政府與國外所簽署的國際協議文件，不管是一般形式或行政委託形式，都能確保背後的主體與身分；但是兩岸之間的行政委託協議，則協商主體及身分嚴重去政府化，不可能作為兩岸未來政治談判的模式。

在上述的思維下，本研究另創「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等四種協商主體與身分，就「統一協議」等七種兩岸政治協議，以半結構式的問卷訪問了海峽兩岸紅藍綠陣營 80 位熟悉兩岸關係的學者及智庫專家，經統計分析結果，獲得對本論文主題極有意義的研究發現。那就是，在統一與獨立協議皆無法化解反對一方的歧見下，「統合協議」或「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是兩岸目前可以磨合的模式；同時，欲磨合這兩個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都以「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的歧見最小。

關鍵詞：兩岸政治談判、協商主體、協商身分、兩岸關係

* * *

壹、前言

兩岸政治談判，首先必須提問的是：「誰」跟「誰」在談？這兩個「誰」涉及到協商主體的問題，也是談判身分的問題。主體與身分是共生的主從關係，主體決定身分，身分則對外彰顯主體。詳言之，有主體才有身分，協商主體確定後，才衍生出談判身分；但是身分除了由協商主體來設定外，也需要談判對象（對手）的承認或接受，談判才可能進行，如此將回過頭來影響雙方對協商主體的認定。因此，談判身分反應了背後協商主體，怎樣的身分說明了怎樣的主體。

長久以來，北京一直要求台灣與其進行政治談判，卻無視於台灣這個協商主體的存在，並給予一個真正反應這個主體的身分，早期僅希望由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黨對黨」的談判，完全拒絕政府對政府的正式接觸。但是台灣民主化後，已不存在過往的黨國體制，國民黨只不過是一個民間政治組織，沒有公權力，也無法代表台灣整體。我方因此在 1990 年 11 月 21 日率先成立民間團體海基會，透過行政委託的方式，讓海基會接受官方的授權，當作官方的「白手套」，以進行兩岸的事務性談判。對此，北京一開始並不接受，仍堅持黨對黨的談判，但我方不為所動，直到 1991 年 12 月 16 日才不得不成立海協會，作為海基會的對口單位。兩個民間團體的事務性談判才因此啟動，並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但政治談判反而遲遲無法進行。

1998 年 10 月 18 日我方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夫婦在釣魚台賓館，會晤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在會後的中外記者會中，辜董事長特別指出：「我們（中華民國）不存在嗎？只要談政治性問題的時候，（中華民國）存在的問題就一定要談的，我跟你會談，沒有身分可以嗎？身分的取得（認可存在的事實）是政治談判的前提。」^①

辜董事長的談話，很清楚地表達出一種意涵：我們是一個政治實體，名稱叫「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實體，在邦交國面前就是國家；在非邦交國面前，只缺正式承認，其餘幾乎與邦交國無異。但是，北京一向認為，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中華民國已經走入歷史。果真如此，兩岸的政治談判，北京要跟誰談？跟不存在的對象談，還是跟走入歷史的幽靈談？因此，辜董事長才會說「身分的取得是政治談判的前提」。北京必須承認在台灣有一個政治實體真實地存在，以此為主體，視此為談判對象，讓其取得相應的身分，才有可能進行政治談判。

近幾年北京要求政治談判呼聲日強，特別是馬總統 2012 年已順利連任，北京一直不願意錯過這歷史難得的機遇；2013 年 10 月 6 日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會見我方 APEC 領袖峰會代表蕭萬長時更明白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②再度顯示北京對政治談判的急

註① 夏珍、王銘義、董孟郎，「辜江會交談話題圍繞民主化」，中國時報，1998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

註② 陳贊、李斌，「習近平總書記會見蕭萬長一行」，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http://www.gwytb.gov.cn/wyly/201310/t20131007_4979072.htm。

迫感，但是辜董事長生前所呼籲的「身分的取得是政治談判的前提」，卻遲遲無法解決。

事實上，我們認為在台灣由兩千三百萬人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是一個國家，不管名稱叫什麼，但是北京卻不認為如此，這是北京要處理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不過，學界仍可以借箸代籌，想像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因此，本論文試圖就兩岸政治談判中的協商主體與身分，先進行類型學上的分析，並蒐集各方的意見，評估各類型的可行性，提供政府部門及各界參考，也算是學界為將來政治談判所進行的先期研究工作。

因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議題有三：

（一）就兩岸政治談判中的協商主體與身分，透過類型學上的分析，推衍出可能的組合。

（二）透過對兩岸相關智庫的訪談，瞭解專家學者對上述所推衍政治談判主體與身分組合的意見反應與分布情形。

（三）從上述學者專家的意見分布，評估何種政治談判主體與身分組合最有可能，以提供政府部門及各界參考。

貳、相關概念與類型文獻回顧

為了彰顯本研究主題的意義，並就台灣經驗進行有效的研究，我們回顧了既有文獻中相關的概念與類型，茲再說明如下：

（一）協商主體與身分

國際間的協商，不管是一國與他國、多國或國際組織的協商，通常是由彼此的「協商代表」或「協商代表團」來進行。既然是「代表」，意謂著背後有一個「被代表」的主體存在，這個主體就是「協商主體」。在國際社會中協商主體不外是，國家、政治實體或國際組織。協商主體往往會在書面約定文件的前言中呈現，同時在文件落款時，也會透過簽署者的單位與職稱，來呈現協商的主體。這一部分亦極具敏感性，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爭議；不過同樣地，具有國際法主權地位的國家或政治實體間的協商，通常比較容易解決，甚至一開始就不會發生爭議。^③

（二）協商主體與身分類型

談判或協商，最後總要將協商的結果落實成為書面約定文件，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條約、公約、協定或協議等等，在此為行文方便先統稱為協議。其結構主要包含下列

註③ 陳明通，「馬政府兩岸協商的解析」，吳釗燮主編，*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台北：台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2011年），頁57。

幾個部分：(一) 協議名稱、(二) 協議前言、(三) 協議的實質內容、(四) 協議的解釋、變更及爭議解決機制、(五) 協議的批准及生效程序、(六) 協議的簽署。這些都會涉及協商主體及身分的問題，底下就國際一般情形及行政委託特殊形式，分別加以討論。

一、協商主體及身分呈現在一般形式的國際協議文件

國際間的協商，其協商主體及身分，往往會從落實協商結果的書面約定文件中展現出來。國際社會中協商主體不外是：國家、政府、政治實體或國際組織。我們可從上述的文件結構，進一步加以說明：

(一) 協議名稱

協商結果的書面約定文件名稱，是用來彰顯這是誰與誰？就什麼議題？達成的怎樣約定？名稱具有定性的的重要性，往往是協商中最費力的部分。因為這涉及到彼此地位是否對等，相互的稱呼是否為對方所接受；當然，具有國際法主權地位的國家、政府或政治實體間的協商，這方面的問題就比較單純也容易解決。例如 1994 年 12 月 7 日我國與聖露西亞所簽署兩國建交的文件，名稱為：《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友好條約》。^④很清楚地，這個名稱彰顯了這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這兩個國家間的約定，目的在建立友好關係，也就是相互承認彼此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並建立外交關係。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這兩個國家。

又如 2005 年 12 月 20 日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所簽署的一項有關於派遣志工的書面約定文件，名稱為：《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間派遣志工協定》。^⑤這個名稱也很清楚地說明這是中華民國政府，也就是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這兩國的中央政府間，就派遣志工的議題，所達成的協定。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這兩個國家的中央政府。

上述兩個書面約定文件的名稱，分別用的是「條約」與「協定」，都屬國際法所保障的範疇，也就是簽約國透過對彼此國際法主權的承認，而適用了國際法的保障。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29 號解釋，也認定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其名稱包括條約、公約或協定三種。因此兩國協商的共識落實成條約或協定，是對彼此國際法主權的尊重。

上述聖露西亞與巴拉圭在與我國簽署協定時，皆屬我方的邦交國，尊重彼此的國際法主權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沒有邦交國或互不承認彼此的國際法地位的政治實體間的協商，協商結果的書面文件名稱則成為一項爭議的重點，需要更多的溝通與妥協，

註④ 「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友好條約」，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16>。

註⑤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間派遣志工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168>。

兩岸之間的協議即為其中的情形。

但是非邦交國間仍尊重彼此的國際法主權並非沒有案例。2008 年 6 月 17 日我國與非邦交國的奧地利，簽署《中華民國（台灣）標準檢驗局與奧地利標準中心合作總協定》，^⑥這個名稱很清楚地說明這是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灣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奧地利標準中心間，經由協商後，就雙方的合作事項所簽署的協定。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台灣）標準檢驗局與奧地利標準中心，這兩國中央政府底下的部門。在沒有邦交關係下，奧地利仍然在此一協議中承認我方的國際法主權，可以說是一項極大的善意表現。

（二）協議前言

協議的前言往往是用來說明此一協議的目的，或雙方共同約定所要努力達成的目標。因此，協商主體不僅會在協議的名稱中出現，往往也會在協議的前言中呈現，這一部分亦極具敏感性，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爭議；不過同樣地，具有國際法主權地位的國家、政府或政治實體間的協商，通常比較容易解決，甚至一開始就不會發生爭議。

例如前述我國與聖露西亞的友好條約，其前言中載明：「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以下稱「締約雙方」）為進一步加強兩國既存之友好關係並增進兩國人民之共同利益起見，決定以平等及互尊主權之原則為基礎，訂立友好條約」。這段文字清楚地呈現協商的主體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這兩個國家，特別是用括弧來明確這兩個國家是締約的「雙方」，是協商的主體。協商的目的是為了增進兩國既存的友好關係，同時也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平等及互尊主權」的原則上，訂立友好條約。

又如前述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有關派遣志工的協定，協商的主體則是兩國政府，因為該協定前言中載明：「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以下稱為雙方），為促進二國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友好關係，經協議如下：」這段文字呈現出協商主體是兩國政府，同樣地也以括弧來明確這兩個政府是協議的「雙方」，是協商的主體。協商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兩國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友好關係。

再如前述我國與非邦交國奧地利標準中心所簽署的《合作總協定》，協定的前言指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主要辦公處所位於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市濟南路一段四號，與奧地利標準中心，主要辦公處所位於 Heinestrae 38, 1020 Wien, Austria，（以下簡稱雙方）有意願就雙方現有各領域之業務進行合作，以促進兩國間的商品貿易，爰簽署本一般性合作協議。」這段前言呈現協商的主體是兩國中央政府下的部門，同樣地也以括弧來明確這兩個政府部門是協議的「雙方」，是協商的主體。協商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兩國間的商品貿易。此間特別提到「兩國」，即彼此雖無邦交關係，但仍相互承認是國家，是對我國國際法主權的尊重。

註⑥ 「中華民國（台灣）標準檢驗局與奧地利標準中心合作總協定（中譯本）」，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70478>。

（三）協議簽署者

國際間進行協商，通常是以「協商代表」或「協商代表團」的方式為之，既然是「代表」，意謂背後有一個「被代表」的主體存在，這個主體就是「協商主體」。「代表」如何被稱呼，就是身分的問題。協商主體不僅會在協議的名稱及前言中出現，同時在文件落款時，也會透過簽署者的單位與職稱，這種身分的認定，來呈現協商的主體。

例如前述我國與聖露西亞的友好條約，在落款簽署的部分，一方是「中華民國代表行政院院長連戰〔簽名〕」，另一方則是「聖露西亞代表總理康普頓〔簽名〕」。用兩國最高的行政首長來簽署，也說明了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這兩個國家，行政院長連戰及總理康普頓則僅是這兩個國家的協商代表，身分是行政院長與總理，此點更確立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這兩個國家。

又如前述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有關派遣志工的協定，在落款簽署的部分，一方是「中華民國（台灣）政府代表外交部長陳唐山」，另一方是「巴拉圭共和國政府代表外交部長駱琪」。用外交部長身分作為雙方政府的代表並簽署，也說明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是協商的主體。

再如前述我國與奧地利標準中心所簽署的《合作總協定》，在落款簽署的部分特別指出，一方是由「中華民國（台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介山」，另一方是由「奧地利標準中心執行長 Ing. Dr. Gerhard Hartmann」代表簽署，用局長與執行長身分來簽署，說明這兩個部門是協商的主體。

（四）協議的批准及生效程序

協商主體亦會在協議的批准及生效程序中呈現出來，因為協商代表雖然代表背後協商主體，但是協商的結果只是代表間所達成的初步共識，仍要由背後協商主體來決定接受與否，也就是透過各自內部的一套制度與規範讓協商結果生效與否。因此雙方代表即便簽下所協商的內容，也只能算是「草簽」。同時為了凸顯「草簽」的性質，草簽的書面約定文件中，必須載明協議的批准及生效程序，以彰顯協商主體的存在。

例如前述我國與聖露西亞的友好條約，行政院長連戰及總理康普頓僅是這兩個國家的協商代表，先代為草簽，之後該條約還要「由締約雙方各依本國憲法程序批准，並自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該條約第 7 條），此點即確立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這兩個國家，在完成內部憲法所規定的批准程序後，才能生效。

又如前述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有關派遣志工的協定，外交部長陳唐山與駱琪僅是雙方政府的代表，先代為草簽，之後「本協定應於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通知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其已完成內部必要之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該協定第 15 條）。此一「完成內部必要之法律程序」，更確立了協商主體是「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這兩個政府。

再如前述我國與奧地利標準中心所簽署的《合作總協定》，在落款簽署的部分特別指出，「以下簽署人經由適當授權，於下列所述日期簽署本英文版協議二份。」此一協議屬於簽署即生效的方式，而「簽署人經由適當授權」，即說明此一協商已獲得背後的協商主體授權簽署。

（五）協議的解釋、變更及爭議解決機制

協商的內容一旦落實為書面約定的文件，雖然雙方各有所本，但是當時雙方約定的內容，在日後執行時如何確實落實當初雙方約定的本意，這涉及到對書面約定文件的解釋問題。特別是協商者與執行者不同時，其間若有落差，到底由誰來解釋？或者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溝通彼此的解釋？也必須在文件中預先載明，即使是沒有解釋的問題，但是執行起來產生了爭議，也需要明確爭議解決的方式。另外，約定文件的內容，往往只是當時雙方一致的合意，一旦發生情勢變遷，是否可以重啟協商？如何重啟協商？也必須有預先的約定。這些約定也會凸顯協商主體的存在。

例如前述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有關派遣志工的協定，其中第 14 條規定：「本協定之任何一方，得於必要時通知另一方進行協商，以確保本協定之執行。」這一規定再度說明雙方政府是協商的主體。

又如前述我國與奧地利標準中心所簽署的《合作總協定》，其中第 7 條規定：「任何因本協議之解釋及履行所產生的爭議應由雙方透過協商解決。」從一開始的前言界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奧地利標準中心」是雙方，本條文的「雙方透過協商解決」，再度凸顯「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奧地利標準中心」是協商主體。

（六）協議的實質內容

協議的實質內容主要是針對協議的目的、雙方所要努力達成的目標，如何落實成具體作為的共同約定，這些內容也會凸顯協商主體的存在。

例如前述我國與聖露西亞的友好條約，其中第 2 條約定：「締約雙方聲明彼此具有堅強決心，……」，第 3 條約定「締約雙方有相互派遣正式外交代表之權，……」。該條約前言中已界定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是「締約雙方」，因此上述的條文內容再度凸顯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兩國是協商主體。

又如前述我國與奧地利標準中心所簽署的《合作總協定》，協議內容共有八個條文，每一條文皆提到「雙方」，在該協議前言對「雙方」定義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奧地利標準中心」的情形下，這些條文每提到一次「雙方」都是對協商主體的再一次明確。

另外，協商者往往不一定就是協議內容的執行者，這本來是雙方各自內部的事務，但為了便於彼此的聯繫與互動，往往需要在書面約定文件中載明，讓對方清楚知道是誰在執行這項協商的結果。這些規定也會凸顯協商主體的存在。例如前述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有關派遣志工的協定，其中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中華民國（台灣）政府

同意依本協定，派遣志工至巴拉圭共和國服務。」說明中國民國（台灣）政府是這項協議的協商主體，決定派遣志工至巴拉圭共和國服務。同條第 2 項規定：「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為代表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規劃及執行本協定志工計畫之組織。」說明中國民國（台灣）政府是這項協議的協商主體，由其進一步任命「國合會」作為執行此一協議的組織。

二、協商主體及身分呈現在行政委託式的國際協議文件

所謂的「行政委託」，指的是「行政機關以一具體行為將公權力授權由私人行使之謂，此等授權行為通常出之以行政契約之方式，但並不以此為限，縱令之以行政處分者亦無妨」。^⑦所以會有「行政委託」，主要是因為近代國家機關面對市場失敗與政府失敗，不得不將部分原屬於國家機關的機能委由私人或私部門來行使。^⑧在國際上的意義，一國與他國的協商，本屬於該國外交權，但是當兩國未建立或中斷既有的正式外交關係，無法行使此一外交權時，是一國政府面對另一國外交職能的失敗。為了面對此一失敗，雙方往往會透過行政委託的方式，授權民間團體，就兩國相關事務進行協商。

但是行政委託下的國際間協商，協商主體仍然應該是雙方背後的政府，除了各自雙方政府的授權書外，協議的文本也應該體現這種委託關係。例如 1972 年台灣與日本斷交後，我方雖然喪失了日本在國際法上承認我方為主權國家，但無損於我方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存在，因此該年 12 月 26 日，雙方透過各自成立的民間團體「亞東關係協會」（我方）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方），簽訂「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該協議書第 3 點第 1 款規定：「為使在對方國家居留之各本國人民身體、生命與財產及在對方國家之本國法人以及各本國人民在對方國家組成之法人財產與權益，不受侵害並獲得充分保護，與有關當局折衝並謀求其他一切必要便利。」^⑨該協議書最後特別說明以「中、日兩國文字分繕」，再由張研田、辜振甫兩人以亞東關係協會代表身分與堀越禎三、板垣修兩人以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代表身分簽署。

從上述內容所提到的「本國」、「對方國家」、「有關當局」、「兩國」用詞看來，儘管 1972 年後台日已不再有外交關係，但並不否認對方仍是一個國家，有政府（統治當局）的存在，是往後雙方協商的主體，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即使為了雙方人民的身體、生命安全與財產權益進行協商，最後還是要與「有關當局折衝」，也就是獲其同意才能生效。

此一協議書成為後來我方與日方行政委託的「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協

註⑦ 蔡茂寅，「行政委託相關問題之研究」，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主編，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 年），頁 621。

註⑧ 蔡茂寅，「行政委託相關問題之研究」，頁 611-631。

註⑨ 馬樹禮，使日 12 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頁 369-372。

商並簽署兩國間相關事務的法源。例如 1995 年所簽署的《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交換期貨交易資訊協定》，在協定的前言即載明：「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鑑於促進雙方期貨交易之目的，茲有必要加強相互聯繫；爰依據 1972 年 12 月 26 日所簽訂之《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第 3 項（7）款；協議得經有關當局之同意，依下列辦法進行合作」。^⑩此中「協議得經有關當局之同意，依下列辦法進行合作」，即表明協商主體是雙方的政府（有關當局），非經有關當局的同意，不能進行所列舉的合作事項。

又如 2011 年馬政府與日本簽署的《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有關投資自由化、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其中協議的第 1 條載明：「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依據 1972 年 12 月 26 日簽訂之《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第 3 點第 1 款及第 7 款規定，應互助合作，以取得有關主管機關對下列第 2 條至第 26 條所涉事項之同意。」^⑪明顯指出本協議所涉事項，需「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表明我方的「亞東關係協會」及日方的「交流協會」，並非協商的主體，雙方背後的政府才是。

上述協議名稱及內容都經雙方政府部門對外公告，因為「對外若無公示程序，則人民仍無法得知行政委託之存在，此時對受委託者行使公權力，將可能發生人民不予配合之情形，轉而不利於公益目的之達成。」^⑫因此我方政府部門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刊載整個協議的內容，用以公示這種行政委託的存在，這是一項必要的作法。

同樣是與我國先有邦交，後來斷交的美國，則透過制定《台灣關係法》，發展出一套如何與台灣這個政治實體互動的國內法。其中的第四條特別規定：（一）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將不影響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美國法律將繼續對台灣適用，就像 1979 年 1 月 1 日之前，美國法律對台灣適用的情形一樣。（二）前項所訂美國法律之適用，包括下述情形，但不限於下述情形：1.當美國法律中提及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或與之有關之時，這些字樣應包括台灣在內，而且這些法律應對台灣適用；2.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規定，美國與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所進行或實施各項方案、交往或其他關係，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機構獲准，依據本法第六條規定，遵照美國法律同樣與台灣人民進行或實施上述各項方案、交往或其他關係（包括和台灣的商業機構締約，為美國提供服務）。^⑬

從上述的文字看來，美國雖然與台灣斷交，但並否認台灣是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並依此性質與我國協商並簽署各項協議。其作法同樣是透過行政委託的方式，

註⑩ 「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交換期貨交易資訊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40104>。

註⑪ 「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有關投資自由化、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www.dois.moea.gov.tw/content/pdf/台日投資協議.pdf>。

註⑫ 蔡茂寅，「行政委託相關問題之研究」，頁 619。

註⑬ 「台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網，<http://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由美方成立「美國在台協會」，我方則在華府設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其對口，在國內則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對口，進行兩國間各種議題的協商。

例如 2002 年我方與美國所簽訂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⑭該協定前言中提到：「美國在台協會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基於相互尊重、互惠與共同利益，藉由刑事事務之司法互助，以增進雙方所屬領土內執法機關有效之合作，同意訂立下列條款」。

第 1 條有關「用詞定義」特別載明：所謂「美國在台協會」，「乃依 1979 年 4 月 10 日之台灣關係法、96-8 公法（22U.S.C 第 3301 條以下），在哥倫比亞特區法令規定之下，組織設立之非營利法人」；所謂「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乃由台灣當局所設立之駐美機構。」說明此兩個機構具有相當程度的官方性質，比「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官方性質更強，是「準官方」機構。

第 3 條有關「受指定之代表」中提到，「對美國在台協會而言，該受指定代表人係美國在台協會所屬領土之司法部長或受司法部長指定之人；對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而言，其受指定代表人係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所屬領土之法務部部長或受法務部部長指定之人。」

上述內容提到，「所屬領土」、「台灣當局」、「司法部長」（美方）、「法務部部長」（我方）等，屬於國家及政府的用語看來，顯示美方透過此一協定承認台灣是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美方對我方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直接界定為「由台灣當局所設立之駐美機構。」承認此一民間團體具有官方性質。

協定最後是由卜睿哲（Richard C. Bush）以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身分，及程建人以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身分簽署，但在簽署落款的前一段文字中，特別標明「茲證明以下簽名者經充份授權簽署本協定。」表明此協議是行政委託的性質，得到背後的協商主體充分授權，因而簽署本協定。

又如，1998 年我方與美國所簽署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航空運輸協定》，^⑮該協定第 1 條第 2 項第 1 點中提到，「『航空主管機關』：指於美國在台協會者，為美國運輸部或其承繼機關；於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者，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及獲授權行使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職務之任何人或代理人；」第 7 點提到，「『國際航空運輸』：指飛越超過一國領域上之空域、或由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所代表之領域與一國或多國領域上之空域、或由美國在台協會所代表之領域與一國或多國領域上之空域之航空運輸；」第 10 點提到，「『領域』：指於本協定之必要範圍，由本協定各方所代表之政府機關所管轄之區域」。

註⑭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30005>。

註⑮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航空運輸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80031>。

上述內容提到，「領域」、「空域」、「航空主管機關」、「運輸部」（美方）、「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我方）、「各方所代表之政府機關所管轄之區域」等，屬於國家及政府的用語看來，再度顯示美方透過此一協定承認台灣是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有其一定的領域及治理的政府。同時，此一協議是雙方政府間的協議，協商主體是台美雙方政府；在落款簽署時，特別先標明「為此，雙方各經合法授權之代表，爰簽署本協定，以昭信守。也就是獲得雙方政府的合法授權，然後我方由陳錫蕃以「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的身分，與卜睿哲以「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的身分簽署。

從上述台美所洽商、簽署的協定看來，美方雖曾表示不支持台灣參加需以“statehood”（指國家身分與地位）作為入會資格的國際組織，但並不否認台灣是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台灣關係法》的制定與施行，就是美國為落實此一政策的制度性安排。

三、協商主體及身分呈現在行政委託式的兩岸協議文件

行政委託式的協商在兩岸的意義上，是台灣面對北京的政府失敗。由於北京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也不承認代表兩千三百萬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國民行使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但是兩岸自 1987 年開放以來，彼此的人民往來及交流日益頻繁，並因此衍生許多事務，必須兩岸政府共同來管理，兩岸也因此必須協商建立雙方皆遵守的共管遊戲規則。北京一開始曾要求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黨對黨協商，但在台灣民主化後，我國已脫離了黨國威權體制，國民黨已成為民間團體，即使執政除非受到政府授權，也無法代表台灣與仍屬黨國體制的共產黨協商，因此而創造出海基海協兩會民間團體協商的模式。

但是行政委託下的兩岸協商，協商主體仍然應該是雙方背後的政府，除了各自雙方政府的授權書外，協議的文本也應該體現這種委託關係，前述台灣與日本、美國的洽商與簽署協定即屬之。因此，兩岸之間的協議，協商主體是否能體現互不否認彼此為政治實體，或政治實體所代表的政府，則是另一項檢驗的標準。

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在接受北京所設定的「九二共識」前提下，恢復了海基海協兩會的行政委託式協商，2008 年 11 月 6 日第二次「江陳會談」在台北舉行，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首度來台，馬總統在接見雙方談判代表時表示：「我希望將來兩岸能在『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的基礎上積極處理這些分歧，並且擴大雙方合作」。^{①⑥}馬希望兩岸互不否認，但是兩岸協議文本中的協商主體是否能體現互不否認彼此為政治實體，或政治實體所代表的政府呢？

註 ①⑥ 「總統接見海基、海協兩會代表團」，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378&rmid=514&sd=2008/11/01&ed=2008/11/17>。

檢視馬政府過去 6 年多來與北京所簽署的 25 項協議及備忘錄，^⑪在協商主體部分，可以說嚴重地去政府化，看不到我方政府的存在。例如《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前言指出「為增進海峽兩岸食品安全溝通與互信，保障兩岸人民安全與健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兩岸食品安全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如下：一、訊息（信息）通報。雙方同意……；二、協處機制。雙方同意……。」^⑫其餘的協議也大致如此。直接載明海基海協兩會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在協議內文中又大量使用「雙方」一詞，但是「雙方」到底是指誰？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從前後文來看，「雙方」明顯指的是海基海協兩會，協商主體顯然就是海基海協這兩個民間團體，未提到是受到雙方政府的授權，亦未提到須經雙方政府的批准，僅訂定一定日期就生效，或言「各自完成相關準備」、「各自完成相關程序」就生效，完全看不出具有兩岸政府間協議的意涵，協商的過程與結果明顯被去政府化。^⑬

簡言之，馬政府上台以來，透過行政委託方式所簽署的兩岸協議文件，協商主體及身分都以海基海協兩個民間團體來呈現，完全看不出政府的角色，實在不符合行政委託的法律要求。未來兩岸的政治談判，勢必不能再採取這樣的方式；即使退一萬步，仍採行政委託方式，也必須清楚呈現雙方政府才是協商的主體，否則不僅違法也違憲。

參、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有關兩岸政治談判的協商主體與身分研究，目前並未見相關的研究，唯一一篇略有關聯的是陳明通發表於 2011 年的「馬政府兩岸協商的解析」，該文首次提到了「協商主體」、「執行協議主體」等概念，對本論文有很大的啟發。^⑭另一篇則是黃居正發表於 2004 年的「台、中空運航權談判中的國際法問題」，該論文透過分析台灣與世界各

註⑪ 這些協議及備忘錄包括：（01）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02）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03）海峽兩岸空運協議、（04）海峽兩岸海運協議、（05）海峽兩岸郵政協議、（06）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07）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08）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09）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10）兩岸銀行業監理合作備忘錄、（11）兩岸保險業監理合作備忘錄、（12）海峽兩岸證券及期貨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13）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14）海峽兩岸漁船舶員勞務合作協議、（15）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16）海峽兩岸經濟架構協議、（17）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18）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19）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20）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21）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22）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23）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24）海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25）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資料來源：「兩岸協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網，<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7145&CtNode=5710&mp=1>。

註⑫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網，<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04269584571.pdf>。

註⑬ 陳明通，「馬政府兩岸協商的解析」，頁 60~63。

註⑭ 陳明通，「馬政府兩岸協商的解析」，頁 53~86。

國（包括中國港澳）的空運航權談判，提出「締約主體」概念，並列舉出各種「締約主體」，包括以「行政官署」（如台美航空運輸協定中我方的交通部民航局、美方的運輸部）、「機場管理機關」（如台灣與奧地利航約中的桃園國際機場及維也納國際機場）、「準領事機構」（如台灣與印尼航約中的台灣駐雅加達商務辦事處及印尼駐台北商務辦事處）、「航空運輸同業公會」（如台法航約中的台北航空協會與法國航空協會）、「航空公司」（如台港航約中的國泰／中華／港龍／長榮航空公司）等等。^①民航航約雖是規範締約國間的航空商業行為，但締約本身是一種主權行為，這幾種締約主體正凸顯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從某種程度承認台灣的主權地位（如台美航約），一直到完全規避台灣的主權（如台港航約）。此一研究結果亦帶給本論文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包嘉源、張志清、林光等人發表於 2005 年的「兩岸海運通航談判之結構分析」，則僅約略提到「談判主體」，同時認為「在未敲定談判雙方之主體前，有關之溝通聯繫仍可由『台航會』及『海航會』來擔任。」換言之，並未具體指出兩岸的海運通航談判其「談判主體」為何？有賴未來兩岸雙方的協商。^②結果在 2008 年以後是以行政委託的方式，由海基海協作為談判主體，迴避了台灣的主權地位。

以上的少量研究顯示兩岸協商中有關協商主體與身分方面的研究嚴重不足，但也因此凸顯本論文的重要性。

肆、研究設計

上述的文獻回顧，我們檢視了一般形式的國際協議、行政委託式的國際協議，以及行政委託式的兩岸協議等三種協議文件，了解這些協議文件中如何凸顯或未凸顯協商主體及身分的方式，以作為本研究設計的參考。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兩岸政治談判的協商主體與身分，此又與政治談判的議題有直接的關聯，議題往往是彼此願意給對方怎樣的協商主體與身分的關鍵因素，不同的議題決定了不同主體與身分的可能性，底下是我們的研究設計說明：

一、政治談判的議題

兩岸政治談判，到底要談判什麼議題，不同的政治行動者有不同的主張，內容既豐富又複雜，最常被提及的有：「中程協議」、「兩岸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結束敵對狀態」等等。上述的談判議題都無可避免會觸及到兩岸的政治定位，因此兩岸的政治定位應該是最核心的談判內容，怎樣的定位將衍生出怎樣的協商主體與身

註① 黃居正，「台、中空運航權談判中的國際法問題」，*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1 卷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9-60。

註② 包嘉源、張志清、林光，「兩岸海運通航談判之結構分析」，*航運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49。

分。有關兩岸的政治定位學界有相當多的討論，爲了節省篇幅本論文不擬在此多所著墨，另嘗試從台灣民衆的意見出發，首先建立政治談判的一種議題選項系譜，再從中探討協商的主體與身分，兩岸的政治定位自然可從中推導出來。

根據陸委會歷屆的民調，台灣民衆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穩定地呈現在問卷設計中的：儘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儘快宣布獨立等六個選項。其中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四類，又可稱爲「廣義的維持現狀」，長期都維持在八成以上的民意支持度，「儘快統一」與「儘快宣佈獨立」兩者都未超過兩位數的支持度。^②不過，本論文無意進一步分析這些選項的意見分配，只是借用這些選項思考相對應的兩岸政治談判議題。

對於「儘快統一」的民意訴求，本論文將其設定爲：「統一談判」的議題。至於統一的模式，北京一貫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雖然 2005 年的《反分裂國家法》稍作修正爲「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③不過很明顯地統一以後的中央政府仍在北京，台灣僅係其所屬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台北方面，過去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曾經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模式。^④本論文則不細究北京版或台北版的統一，僅單純地把「統一」當成一種政治談判議題，畢竟如此已足夠與其他議題區分了。

不過還是有一種「統一」可以討論。簡單來講，上述的統一模式是建立單一主權國家的統一，但是統一也可以是多主權體系的統一，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統合」，或稱爲「統合形式的統一」。學者翁松燃、嚴家其等人就曾在 1994 年提出邦聯式聯邦的統合模式，並依此起草了《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⑤另外張亞中教授近年來一直主張「一中三憲」的統合模式，希望兩岸透過簽訂《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作爲兩岸統合的「第三憲」。^⑥「統合形式的統一」畢竟與單純的「統一」不太一樣，因此單獨將其列項，並舉例「中華邦聯」或「中華共同體」（類似歐體）作爲說明。

就「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的民意訴求而言，其談判議題可以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1998 年所提出預設 50 年後統一的「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⑦或如「胡六點」所主張的：「國家尚未統一前的特殊政治關係

註 ② 「民衆對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看法：折線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網，<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4728950506.gif>。

註 ③ 「反分裂國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flfg/2005-06/21/content_8265.htm。

註 ④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參考資料（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 年），頁 13~15。

註 ⑤ 翁松燃、嚴家其，「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Angelfire 網站，<http://www.angelfire.com/pop2/pkv/lianbang.html>。

註 ⑥ 張亞中，「兩岸統合與和平發展：一條互利雙贏的穩健道路」，孫震等主編，遠東 60 週年白皮書：開創新猷，預約大未來（台北：遠東集團一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2010 年），頁 689~692。

註 ⑦ Shirley A.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s://www.fas.org/sgp/crs/row/RL30341.pdf>.

安排」，^②至於是怎樣的特殊政治關係安排，本論文則暫不討論，但舉上述兩種例子作為說明。

就「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而言，本論文認為其談判議題可以是不預設統獨前提的「兩岸和平協議」。馬總統所倡議在「不統、不獨、不武」基礎下，所洽簽的「兩岸和平協議」可以列入此類。2008年5月20日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明白指出，「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同一演說中又提到，「未來我們將與大陸就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③可以視為回應「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民意訴求，所設定的和平協議。

就「永遠維持現狀」而言，本論文認為其談判議題可以是扁政府2004年2月所提「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該架構倡議以「一個（和平）原則、四大議題」，作為確保台海現狀不被片面改面，又能全面展開兩岸交往和平共存為目標。^④另外，2004年的4月李侃如教授與 Johns Hopkins 大學藍普敦（David M. Lampton）教授在華盛頓郵報為文，認為未來數十年台海雙方顯然無法就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和平地達成共識，所以現階段應該把努力的重點放在建構「一個穩定的架構」（a stable framework），以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⑤上述兩項倡議可以作為回應「永遠維持現狀」民意訴求的談判議題。

就「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民意訴求而言，本論文認為不太容易設定此類的談判議題，不過可以轉化為預設某種獨立條件的「兩岸和平協議」。例如如果北京破壞現狀，試圖武力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或大量挖走台灣目前的邦交國，則台灣將宣佈獨立，除此之外台灣將致力於維持現狀，保證不會宣佈獨立，這是一種以不武換不獨的兩岸和平協議。

對於「儘快宣布獨立」的民意訴求而言，本論文將其設定為：「相互承認邦交」的談判議題。因為從國民主權的憲政精神而言，獨立是天賦人權並不需要經過談判，問題是是否有外在的力量反對獨立，如果不反對，甚至贊成，則可以轉化成如何相互承認的政治談判。在兩岸的意義上，如果北京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則雙方可以從事相互承認後所衍生的建交談判。另外辜寬敏先生所倡議的「兄弟之邦」，也可以作為一種相互承認的談判議題。辜先生所謂的「兄弟之邦」指的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一種如兄弟般的關係，相互扶持、相互協助、互通有無。在這種關係下，雙方應秉持善意，透過對等和平協商的方式下，討論出相互皆可接受的特殊政

註② 胡錦濤，「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27.htm。

註③ 「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ed=2008/05/20>。

註④ 「總統中外記者會答問實錄」，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9185&rmid=514&sd=2004/02/03&ed=2004/02/03>。

註⑤ David M. Lampton and Kenneth Lieberthal, "Heading off the Next War,"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04, p. A19.

治安排。^{③③}

二、政治談判的協商主體與身分

上述的談判議題，其談判主體可以設定為國家、政府或政治實體。所謂的政治實體，英文為“political entity”，指的是負有政治權責的政治單元（a unit with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③④}更具體而言是對一塊領土具有主權（having sovereignty over some territory）的政治單元。^{③⑤}其實就是以國家為名，這個名下所指涉的對象，就好像一個人的名字所指涉的身體。政治實體被國際社會承認就具有國際法上的國家地位（statehood），但是不被承認並不表示這個政治實體不存在，只要其能對一塊領土行使主權，這個政治實體就存在。

國際關係學者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曾進一步分析主權的內涵有四個面向：（一）內部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涉及一個國家內部的公權力如何組織，以及擁有公權力者如何施行有效控制的程度；（二）相互依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涉及擁有公權力的權威當局如何控制外來者進入或穿越國境的能力；（三）國際法主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涉及國際社會中國家與國家間或其他政治實體間相互承認的問題；（四）西發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涉及排除外來行為者滲透或干預國內公權力配置及結構的能力，也就是不讓外來者或更高的統治者干預國內事務的能力。^{③⑥}這四個面向的主權未必具有共變的關係，也就是有其一未必有其二，克拉斯納即舉例認為台灣具有西發利亞主權，但不具有國際法主權。^{③⑦}曾經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的卜睿哲則認為台灣的國際法主權很弱，但在內部主權、相互依賴主權及西發利亞主權等三個層面則很強。^{③⑧}

因此兩岸的政治談判，其談判主體可以是國家、政府或政治實體，端看雙方在什麼樣的談判議題上，願意接受到什麼程度，並因此衍生協議簽署者的身分。筆者就曾接觸過北京對台系統的官員，認為兩岸如果協商達成統一的共識，此一統一協議可以由中華民國總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來簽署。因為既然明天就要統一了，北京可以展現善意，就讓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一天，但是第二天統一的新中國成立後兩者就結束了。^{③⑨}另外，北京如果願意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無論是統合模

註 ③③ 新台灣國策智庫編，*台灣國家願景·我們的主張：兩岸關係*（台北：新台灣國策智庫，2011 年），頁 59、70。

註 ③④ “Political Entity”, *The Free Dictionary*,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political+entity>.

註 ③⑤ “Sovereignt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vereignty>.

註 ③⑥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

註 ③⑦ Stephen D. Krasner, *op.cit.* p. 4.

註 ③⑧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 84.

註 ③⑨ 筆者對此一對台系統官員的提法，雖然有些驚訝，但該官員的態度是相當誠懇認真的，而且筆者相信北京為了「統一大業」，這種彈性是有的。

式的統一或建立正式邦交關係，談判主體都可以是國家或至少是政治實體。依此，本論文將上述七種談判議題，交叉談判主體及身分，分類如表 1。

表 1 兩岸政治談判主體、身分與議題

談判身分	談判主體	國家	政府	政治實體	
				台灣／大陸	特殊委員會
談判議題	中華民國總統v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v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台灣方面代表 vs. 大陸方面代表	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主委／主席
統一或統合形式的統一或維持現狀以後統一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或永遠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以後獨立	中華民國總統v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v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台灣方面代表 vs. 大陸方面代表	和平發展委員會主委／主席
相互承認邦交	中華民國總統v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v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台灣方面代表 vs. 大陸方面代表	建交特使 兄弟之邦特使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 1 顯示，如果雙方願意以國家作為談判的主體，則我方可以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對方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身分，簽署談判協議。如果雙方以政府作為談判主體，則我方可以以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身分，對方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身分，簽署協議。至於以政治實體作為談判主體，因為雙方尚處「互不承認又互不否認」的情況，因此身分的認定則略為複雜。我們認為可以兩種方式處理：一是雙方國家元首或最高行政首長以「台灣方面代表」及「大陸方面代表」的身分，來簽署協議；另一是各自在政府內部設立特殊委員會，例如「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然後由雙方國家元首或最高行政首長以主委或主席的身分，來簽署協議。不過如果要簽署相互承認邦交的協議，如「兄弟之邦協議」或「建交公報」，則不宜以「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等特殊委員會的主委身分來簽署，因為兩者本質上是有矛盾的。

三、問卷核心題目

透過表 1 的類型分析，本研究初步製作的問卷核心題目如下：

- 假如兩岸要簽署統一的協議，統一後有新的國號，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 以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協商主體，由中華民國總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身分具名簽署。☐1.強烈同意☐2.中度同意☐3.輕微同意☐4.無意見☐5.輕微不同意☐6.中度不同意☐7.強烈不同意☐9.不贊成簽署
 - 以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協商主體，由行政院長及國務院總理身分具名簽署。☐1.強烈同意☐2.中度同意☐3.輕微同意☐4.無意見☐5.輕微

不同意 ☐ 6. 中度不同意 ☐ 7. 強烈不同意 ☐ 9. 不贊成簽署

(3) 以台灣及大陸兩個政治實體作為協商主體，由雙方的國家元首或最高行政首長，以台灣方面代表及大陸方面代表身分具名簽署。 ☐ 1. 強烈同意 ☐ 2. 中度同意 ☐ 3. 輕微同意 ☐ 4. 無意見 ☐ 5. 輕微不同意 ☐ 6. 中度不同意 ☐ 7. 強烈不同意 ☐ 9. 不贊成簽署

(4) 以台灣及大陸兩個政治實體作為協商主體，雙方先設立具官方性質的委員會（如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再由雙方的委員會主委或主席具名簽署。 ☐ 1. 強烈同意 ☐ 2. 中度同意 ☐ 3. 輕微同意 ☐ 4. 無意見 ☐ 5. 輕微不同意 ☐ 6. 中度不同意 ☐ 7. 強烈不同意 ☐ 9. 不贊成簽署

2. 假如兩岸要簽署統合的協議，如「中華邦聯」或「中華共同體」（類似歐盟），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答案選項同前第 1 題）

3. 假如兩岸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的協議，如「中程協議」或「國家尚未統一前的特殊政治關係安排」，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答案選項同前第 1 題）

4. 假如兩岸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統獨的協議，如「不統不獨不武的和平協議」，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答案選項同前第 1 題）

5. 假如兩岸要簽署永遠維持現狀的協議，如「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答案選項同前第 1 題）

6. 假如兩岸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協議，如不武換不獨的「和平協議」，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答案選項同前第 1 題）

7. 假如兩岸要簽署相互承認邦交的協議，如「兄弟之邦協議」或「建交公報」，請問您對下列協商及簽署協議方式，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為何？

（答案選項同前第 1 題前三個子選題，因為最後一個選題承認邦交協議以「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等特殊委員會的主委身分簽署，本質上是矛盾的，因此沒有列入。）

除了上述結構性的問卷題目及選項外，本研究還進一步詢問：「對於此一議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請說明：」以瞭解受訪者對此一議題的其他看法，因此整個問卷應屬「半結構式的問卷」。

四、主要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的研究設計，本論文的主要假設如下：

假設一：假如兩岸要簽署「統一」、「統合」、「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統獨」、「永遠維持現狀」等五種協議，紅藍綠陣營對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不同。紅軍偏好「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藍軍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綠軍會優先考量「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

所以如此假設，主要鑑於綠軍多半認為兩岸是「一邊一國」，因此兩岸不管簽署什麼樣的協議，會優先考量「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藍軍比較認同「一國兩區」，因此由雙方國家元首或最高行政首長，以「台灣方面」、「大陸方面」這種「方面代表」的身分，表面妥協裡子堅持的方式協商較能接受。紅軍則選項中的前三種模式都不可能接受，因為此三項都涉及國家或政府，協商的前提必須先承認雙方為國家或政治實體及其統治政府的存在，這對北京而言，為了統一並非不可以，但是風險很大，統一談判勢必曠日廢時，萬一沒有結果，北京豈不先承認了台灣。前述對台系統官員只允許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一天即為明證，因此，除非去政府化並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協商，否則紅軍會選擇第四種以特殊委員會，如「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模式來進行協商。

假設二：假如兩岸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相互承認邦交」等兩項協議，紅藍綠陣營對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不同。藍軍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綠軍會堅持「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紅軍則不管什麼身分都不願意簽署此一協議。

所以如此假設，藍綠軍的理由如假設一，紅軍則因為反對「以後獨立」以及「相互承認邦交」，因此不管什麼身分都不願意簽署此一協議。

假設三：紅藍綠陣營對於這七種協議，反對的程度會有顯著的不同。綠軍最反對「統一」，紅軍則最反對「相互承認」，藍軍則不管何種協議，反對的比率應該都不高。

所以如此假設，因為綠軍反「統一」，紅軍反「獨立」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紅軍既反對「台獨」，當然更不可能與獨立後的台灣建交。我們所以假設藍軍不管何種協議，反對的比率應該都不高，主要是歷史上藍軍固然主張統一，但目前也沒有真正在推動統一，看起來反對「台獨」，但實際上是「獨台」（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馬總統一句「不統、不獨」，應該道盡了其中的意義。

五、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有關本研究的資料的來源及分析方法可分述如下：

（一）資料的來源：兩岸主要涉台智庫學者專家問卷訪談

研究設計完成後隨即進行選樣及調查訪問，本論文採立意選樣方式，以海峽兩岸主要涉台、涉陸學者及智庫專家為對象，由本論文作者之一與另一位研究人員在一致同意受訪對象的紅藍綠屬性下，共選出 80 位受訪者，其中紅軍（大陸偏共產黨）40 位，藍軍（台灣偏親民黨、國民黨、新黨）20 位，綠軍（台灣偏民進黨、台聯黨）20 位。^⑩（詳如附錄 1）

由於此一智庫菁英的調查研究，不易掌握母體，無法進行有效的抽樣，因此不得不採立意選樣的方式來進行，特別是大陸方面的訪問對象。不過就此本研究已儘量兼顧到區域及機構的平衡。就區域而言，大陸主要對台智庫所在地，北方的北京，華東的上海、南京，南方的福建廈門都有選入訪問對象。就機構而言，分別納入軍方及非軍方，非軍方包括大學涉台研究所及非屬大學的涉台智庫。雖然如此，本研究能訪問到的軍方單位略顯不足，僅有一個，此固然由於軍事單位一向較封閉，但是也是作者的人際能力不足所以致之。

至於台灣方面的受訪對象，首先分為藍綠兩陣營，主要反應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雖然藍綠的選票比率有 5%至 10%的差距，但本研究在台灣部分分配了總選樣 80 位中的另一半 40 位，這 40 位中的 5%至 10%差距不過是兩三位，且考慮到藍綠消長仍屬變動之事，因此就不計較這兩三位，一律各選樣 20 位。這 40 位選樣對象已儘量納入台灣主要的政黨以及關心兩岸的政治團體菁英，雖然如此，最激進的統派（如「愛國同心會」）及獨派團體（如「908 台灣國運動」）菁英則沒有納入，是為不足之處，不過當初所以沒有納入，主要考量這些團體少有長期研究兩岸關係的專家學者，因此不便加以納入。

針對上述選樣的對象，本研究主要以面訪、部分以郵寄填答的方式進行。填答前都請受訪者事先閱讀一份本研究的〈基本構想〉書面資料，讓受訪者對題目的意義有比較清楚地瞭解，然後再請其填答問卷內容。在填答時，還特別跟受訪者說明問卷中所列七種協議皆屬假設狀況，假設如果要簽署這樣的協議，其個人對簽署這項協議的四種協商主體及身分是否贊同，有七種贊同與否的刻度可供選擇（即：強烈同意、中度同意、輕微同意、無意見、輕微不同意、中度不同意、強烈不同意），^⑪但是受訪者如果堅持不接受這種假設，根本不贊同簽署這項協議，則圈選「不贊成簽署」選項。

整個研究訪問時間自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受訪者城市與陣營分布詳如表 2。其中紅軍部分，主要集中在北京（人數達 55.0%）、其次是上海（22.5%）、第三

註⑩ 作者在此要特別感謝當時擔任國台辦主任的王毅先生對本研究的重視與支持，讓本研究得以在大陸順利進行。

註⑪ 不過在後來的交叉分析表中（即表 3 至表 9），作者接受審查人的意見，將「強烈同意」、「中度同意」、「輕微同意」三項併為「同意」，「強烈不同意」、「中度不同意」、「輕微不同意」三項併為「不同意」。

是廈門（17.5%）、第四是南京（5.0%），此一分布雖無精確的大陸母體可供檢驗，不過依筆者多年來與大陸對台智庫交流的經驗，如此人數多寡順序，基本上與實際狀況並無太大的差異。

表 2 受訪者城市與陣營交叉分布

城市地區 受訪者陣營		北京	上海	南京	廈門	台灣	合計
綠軍	N	0	0	0	0	20	20
	%	0.0%	0.0%	0.0%	0.0%	100.0%	100.0%
藍軍	N	0	0	0	0	20	20
	%	0.0%	0.0%	0.0%	0.0%	100.0%	100.0%
紅軍	N	22	9	2	7	0	40
	%	55.0%	22.5%	5.0%	17.5%	0.0%	100.0%
合計	N	22	9	2	7	40	80
	%	27.5%	11.3%	2.5%	8.8%	50.0%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資料登錄與分析

經由面訪完成資料蒐集後，隨即進行資料登錄及分析，以驗證相關的假設。本論文運用 SPSS 套裝軟體程式，選擇「卡方檢定」(chi-squared test, χ^2) 以驗證相關研究假設，結果七個研究假設皆獲證實，詳見下一節的討論。

伍、主要研究發現

為了探討兩岸未來政治談判協商主體及身分問題，本論文認為協商主體及身分與協商議題有不可分割的連動關係，也就是怎樣的協商議題將會衍生怎樣的協商主體及身分。不過儘管如此，兩岸的政治談判協商主體不外國家、政府或政治實體三種選擇，並因此衍生四種談判身分，再根據陸委會有關統獨民調的題目，擬定七種談判議題，總共有 27 道問題目（最後一題承認邦交協議以「和平統一委員會」或「和平發展委員會」等特殊委員會的主腦身分簽署本質上是矛盾的，因此沒有列入），經面訪海峽兩岸紅藍綠 80 位專家學者，初步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一、統一協議

（一）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27.177$ df=6 $p<0.001^{***}$)，綠軍有 66.7%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7.8%，紅軍僅有 19.4%。接受假

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則偏向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偏向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33.3%同意 0.0%不同意、藍 50.0%同意 11.1%不同意、紅 19.4%同意 50.0%不同意。(詳見表 3)

(二) 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21.730$ $df=6$ $p<0.001^{***}$)，綠軍有 64.7%不贊成簽署，紅軍則有 19.4%，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則偏向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偏向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23.5%同意 11.8%不同意、藍 57.9%同意 26.3%不同意、紅 27.8%同意 38.9%不同意。(詳見表 3)

(三) 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35.883$ $df=6$ $p<0.001^{***}$)，綠軍有 76.5%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16.7%，紅軍僅有 5.7%。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紅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同意略多於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17.6%同意 5.9%不同意、藍 72.2%同意 11.1%不同意、紅 80.0%同意 2.9%不同意。(詳見表 3)

(四) 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44.511$ $df=6$ $p<0.001^{***}$)，綠軍有 77.8%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15.8%，紅軍僅有 2.6%。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紅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同意略多於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11.1%同意 5.6%不同意、藍 63.2%同意 15.8%不同意、紅 89.5%同意 2.6%不同意。(詳見表 3)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統一協議」，上述四種模式中，紅軍以「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 (89.5%)，藍軍則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 (72.2%)，綠軍偏好「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 (33.3%)。

整體來講，紅藍綠軍對於簽署「統一協議」，綠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 (71.4%)，藍軍次之 (19.0%)，紅軍最低 (11.8%)。^②統一為北京對台的戰略目標，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近日更重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一項神聖歷史使命。」^③在協商統一問題上，紅軍所以偏好第四種協商模式，因為前三種

註② 此一數字係各軍在四種協商主體與身分模式中，不接受簽署假設，堅持不贊成簽署的加總平均。

註③ 張志軍，「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15/c83846-25662439.html>。

模式都涉及國家或政府，其理由已如假設一中的說明所述。因此有紅軍的受訪者就認為，「兩岸應成立代表最高政治公權力的官方機構，如各自成立『和平發展委員會』，或中國大陸地區代表團與中國台灣地區代表團、大陸方面代表團與台灣方面代表團、大陸人民代表團與台灣人民代表團等，作為正式協商、簽署政治協議的平台。」(R09) 或「可共同成立一個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國統一的機構。」(R02)

不過亦有紅軍的受訪者比較有自信，認為「能簽署統一協議，說明兩岸政治定位問題已經解決，不存在選擇問題。」(R21) 有藍軍受訪者亦持相同看法，認為「如果決定要統一，用任何方式或名義北京均會接受，關鍵在統一的內容為何？」(B04)

至於綠軍當然絕大多數都反對統一，不過仍有綠軍受訪者認為我們既然是一個民主國家，統獨問題應交由人民公決，表示：「任何改變『中華民國』獨立現狀的協議，應先由台灣公民投票授權協商其方向（統獨）及型式，同意後，才能討論協商主體。協議簽署主體不論是由誰出面簽署，協議文本仍須交付台灣人民公投同意。在雙公投的條件下，協商主體不是問題。」(G12) 亦有藍軍受訪者持同樣的看法：「對於統一此一議題，目前在台灣民意僅有 10% 低度民意支持的議題，認為此時不宜就此議題進行協商與對話。如果確定一定要簽署，個人認為要進行協商必須先經過台灣民眾通過公投通過，或在總統大選時作為選舉委任的議題。」(B08)

上述受訪者的看法補充了問卷上單純選項的勾選，說明少數紅藍綠軍更重視「統一」協議的本身，至於協商主體與身分較該陣營絕大多數的看法有彈性。

表 3 統一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受訪者陣營 \ 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簽署	總計
統一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27.177$ df=6 p<0.001***						
綠軍	N	6	0	0	12	18
	%	33.3%	0.0%	0.0%	66.7%	100.0%
藍軍	N	9	2	2	5	18
	%	50.0%	11.1%	11.1%	27.8%	100.0%
紅軍	N	7	4	18	7	36
	%	19.4%	11.1%	50.0%	19.4%	100.0%
總計	N	22	6	20	24	72
	%	30.6%	8.3%	27.8%	33.3%	100.0%
統一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21.730$ df=6 p=0.001***						
綠軍	N	4	0	2	11	17
	%	23.5%	0.0%	11.8%	64.7%	100.0%
藍軍	N	11	0	5	3	19
	%	57.9%	0.0%	26.3%	15.8%	100.0%
紅軍	N	10	5	14	7	36
	%	27.8%	13.9%	38.9%	19.4%	100.0%
總計	N	25	5	21	21	72
	%	34.7%	6.9%	29.2%	29.2%	100.0%

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35.883$ df=6 p<0.001***						
綠軍	N	3	0	1	13	17
	%	17.6%	0.0%	5.9%	76.5%	100.0%
藍軍	N	13	0	2	3	18
	%	72.2%	0.0%	11.1%	16.7%	100.0%
紅軍	N	28	4	1	2	35
	%	80.0%	11.4%	2.9%	5.7%	100.0%
總計	N	44	4	4	18	70
	%	62.9%	5.7%	5.7%	25.7%	100.0%
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chi^2=44.511$ df=6 p<0.001***						
綠軍	N	2	1	1	14	18
	%	11.1%	5.6%	5.6%	77.8%	100.0%
藍軍	N	12	1	3	3	19
	%	63.2%	5.3%	15.8%	15.8%	100.0%
紅軍	N	34	2	1	1	38
	%	89.5%	5.3%	2.6%	2.6%	100.0%
總計	N	48	4	5	18	75
	%	64.0%	5.3%	6.7%	24.0%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統合協議（如「中華邦聯」或「中華共同體」）

（一）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33.247$ df=6 p<0.001***），紅軍有 68.4%不贊成簽署，綠軍則有 29.4%，藍軍僅有 21.1%。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偏向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64.7%同意 5.9%不同意、藍 63.2%同意 5.3%不同意、紅 5.3%同意 23.7%不同意。（詳見表 4）

（二）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17.827$ df=6 p<0.01**），紅軍有 63.2%不贊成簽署，綠軍則有 37.5%，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明顯偏向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不同意略多於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43.8%同意 18.8%不同意、藍 63.2%同意 15.8%不同意、紅 13.2%同意 18.4%不同意。（詳見表 4）

（三）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19.658$ df=6

$p < 0.01^{**}$), 紅軍有 57.9% 不贊成簽署, 綠軍亦有 37.5%, 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 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 綠紅軍則同意略多於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 綠 31.3% 同意 25.0% 不同意、藍 78.9% 同意 5.3% 不同意、紅 26.3% 同意 7.9% 不同意。(詳見表 4)

(四) 政治實體為主體, 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 = 17.328$ $df = 6$ $p < 0.01^{**}$), 綠軍有 52.9% 不贊成簽署, 紅軍亦有 48.6%, 藍軍則僅有 10.0%。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 紅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 綠軍則同意與不同意相當。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 綠 23.5% 同意 23.5% 不同意、藍 75.0% 同意 10.0% 不同意、紅 45.9% 同意 2.7% 不同意。(詳見表 4)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統合協議」, 上述四種模式中, 同樣地紅軍以「政治實體為主體, 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 (45.9%), 藍軍則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 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 (78.9%), 綠軍偏好「國家為主體, 元首為身分」模式 (64.7%)。

整體來講, 紅藍綠軍對於簽署「統合協議」, 紅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 (59.5%), 綠軍次之 (39.3%), 藍軍最低 (15.7%)。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2004 年陳水扁總統連任就職演說中, 曾呼籲對岸可以共同來思考歐盟統合模式,^④ 可以說兩岸歷任領導人中對統合模式表態最清楚者, 但此一看法契合藍軍的想法, 卻不大為綠軍所接受。一位藍軍受訪者就表示贊同:「『中華邦聯』的成員國, 如堅守『一個屋頂框架』, 各成員國又是可有獨立自主的地位, 那麼在此前提下, 我做了上述的選擇。」(B06) 但綠軍的受訪者則持保留的態度:「對『統合』的前提有意見, 不認為兩岸應統合, 若真要統合, 也要檢視內涵。」(G07)

大部分的紅軍則都不讚成「中華邦聯」或「中華共同體」的統合模式, 並沒有談太多具體理由, 僅重申北京既定的政策。例如有紅軍受訪者僅說「不贊成以中華邦聯或中華共同體的形式簽署統合協議。」(R02)「『邦聯制』或類似歐盟的體制均不適合兩岸。」(R09)「我以為『中華邦聯』或『中華共同體』來處理兩岸在和平發展時期的關係, 並非符合實際。」(R22)「目前兩岸還沒有這樣的意願, 不可能談判這一問題。」(R34) 僅有一位受訪者以歐盟的經驗尚在發展中而不贊成, 表示:「歐盟在經濟、社會上融合較深, 甚至於已有了共同貨幣歐元; 但是, 它在政治、安全、外交、軍事等重要領域仍未能整合, 因此不贊成採取這種模式。」(R28)

註④ 「中華民國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9453&rmid=514&sd=2004/05/19&ed=2004/05/22>。

表 4 統合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受訪者陣營 \ 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 簽署		總計	
統合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33.247$ df=6 p<0.001***											
綠軍	N	11		0		1		5		17	
	%	64.7%		0.0%		5.9%		29.4%		100.0%	
藍軍	N	12		2		1		4		19	
	%	63.2%		10.5%		5.3%		21.1%		100.0%	
紅軍	N	2		1		9		26		38	
	%	5.3%		2.6%		23.7%		68.4%		100.0%	
總計	N	25		3		11		35		74	
	%	33.8%		4.1%		14.9%		47.3%		100.0%	
統合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17.827$ df=6 p<0.01**											
綠軍	N	7		0		3		6		16	
	%	43.8%		0.0%		18.8%		37.5%		100.0%	
藍軍	N	12		1		3		3		19	
	%	63.2%		5.3%		15.8%		15.8%		100.0%	
紅軍	N	5		2		7		24		38	
	%	13.2%		5.3%		18.4%		63.2%		100.0%	
總計	N	24		3		13		33		73	
	%	32.9%		4.1%		17.8%		45.2%		100.0%	
統合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19.658$ df=6 p<0.01**											
綠軍	N	5		1		4		6		16	
	%	31.3%		6.3%		25.0%		37.5%		100.0%	
藍軍	N	15		0		1		3		19	
	%	78.9%		0.0%		5.3%		15.8%		100.0%	
紅軍	N	10		3		3		22		38	
	%	26.3%		7.9%		7.9%		57.9%		100.0%	
總計	N	30		4		8		31		73	
	%	41.1%		5.5%		11.0%		42.5%		100.0%	
統合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chi^2=17.328$ df=6 p<0.01**											
綠軍	N	4		0		4		9		17	
	%	23.5%		0.0%		23.5%		52.9%		100.0%	
藍軍	N	15		1		2		2		20	
	%	75.0%		5.0%		10.0%		10.0%		100.0%	
紅軍	N	17		1		1		18		37	
	%	45.9%		2.7%		2.7%		48.6%		100.0%	
總計	N	36		2		7		29		74	
	%	48.6%		2.7%		9.5%		39.2%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如「中程協議」或「國家尚未統一前的特殊政治關係安排」）

（一）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23.847$ $df=6$ $p=0.001***$ ），綠軍有 50.0%不贊成簽署，紅軍亦有 31.4%，藍軍僅有 21.1%。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近六成不同意，遠遠多於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37.5%同意 12.5%不同意、藍 42.1%同意 21.1%不同意、紅 2.9%同意 57.1%不同意。（詳見表 5）

（二）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13.425$ $df=6$ $p<0.05$ ），綠軍有 50.0%不贊成簽署，紅軍則有 29.4%，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軍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不同意多於同意，綠軍則同意與不同意相當。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25.0%同意 25.0%不同意、藍 52.6%同意 26.3%不同意、紅 14.7%同意 47.1%。（詳見表 5）

（三）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16.463$ $df=6$ $p<0.05*$ ），綠軍有 50.0%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15.8%，紅軍僅有 13.9%。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紅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同意略多於不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25.0%同意 18.8%不同意、藍 78.9%同意 5.3%不同意、紅 69.4%同意 5.6%不同意。（詳見表 5）

（四）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43.581$ $df=6$ $p<0.001***$ ），綠軍有 55.6%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15.0%，紅軍僅有 5.3%。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紅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不同意較同意多出許多。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11.1%同意 33.3%不同意、藍 75.0%同意 5.0%不同意、紅 89.5%同意 0.0%不同意。（詳見表 5）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上述四種模式中，同樣地紅軍以「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89.5%），藍軍則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78.9%），綠軍偏好「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37.5%）。

表 5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受訪者陣營 \ 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 簽署	總計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23.847$ df=6 p=0.001***						
綠軍	N	6	0	2	8	16
	%	37.5%	0.0%	12.5%	50.0%	100.0%
藍軍	N	8	3	4	4	19
	%	42.1%	15.8%	21.1%	21.1%	100.0%
紅軍	N	1	3	20	11	35
	%	2.9%	8.6%	57.1%	31.4%	100.0%
總計	N	15	6	26	23	70
	%	21.4%	8.6%	37.1%	32.9%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13.425$ df=6 p<0.05*						
綠軍	N	4	0	4	8	16
	%	25.0%	0.0%	25.0%	50.0%	100.0%
藍軍	N	10	1	5	3	19
	%	52.6%	5.3%	26.3%	15.8%	100.0%
紅軍	N	5	3	16	10	34
	%	14.7%	8.8%	47.1%	29.4%	100.0%
總計	N	19	4	25	21	69
	%	27.5%	5.8%	36.2%	30.4%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16.463$ df=6 p<0.05*						
綠軍	N	4	1	3	8	16
	%	25.0%	6.3%	18.8%	50.0%	100.0%
藍軍	N	15	0	1	3	19
	%	78.9%	0.0%	5.3%	15.8%	100.0%
紅軍	N	25	4	2	5	36
	%	69.4%	11.1%	5.6%	13.9%	100.0%
總計	N	44	5	6	16	71
	%	62.0%	7.0%	8.5%	22.5%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chi^2=43.581$ df=6 p<0.001***						
綠軍	N	2	0	6	10	18
	%	11.1%	0.0%	33.3%	55.6%	100.0%
藍軍	N	15	1	1	3	20
	%	75.0%	5.0%	5.0%	15.0%	100.0%
紅軍	N	34	2	0	2	38
	%	89.5%	5.3%	0.0%	5.3%	100.0%
總計	N	51	3	7	15	76
	%	67.1%	3.9%	9.2%	19.7%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整體來講，紅藍綠軍對於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綠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51.4%），紅軍次之（20.0%），藍軍最低（16.9%）。針對於此，有一位綠軍受訪者就表示：「對『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的協議』前提不同意，若維持現狀，就維持現狀，不必簽也是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無法接受，違背多數人意志。」（G07）顯然不認為需要簽以「統一」作為終局目標的過渡協議，也可維持現狀。

四、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如不統不獨不武的「和平協議」）

（一）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49.964$ $df=6$ $p<0.001^{***}$ ），紅軍有 74.4%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5.0%，綠軍僅有 16.7%。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綠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藍軍則不同意較同意多出許多，紅軍則只有不同意，沒有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77.8%同意 5.6%不同意、藍 45.0%同意 15.0%不同意、紅 0.0%同意 25.6%不同意。（詳見表 6）

（二）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35.002$ $df=6$ $p<0.001^{***}$ ），紅軍有 74.4%不贊成簽署，綠軍則有 22.2%，藍軍亦有 21.1%。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多屬不同意，僅有極少數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55.6%同意 16.7%不同意、藍 57.9%同意 10.5%不同意、紅 2.6%同意 23.1%不同意。（詳見表 6）

（三）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24.044$ $df=6$ $p<0.001^{***}$ ），紅軍有 64.1%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1.1%，綠軍僅有 16.7%。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紅軍則不同意略多於同意，僅有極少數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50.0%同意 22.2%不同意、藍 68.4%同意 5.3%不同意、紅 12.8%同意 15.4%不同意。（詳見表 6）

（四）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18.591$ $df=6$

表 6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受訪者陣營 \ 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 簽署	總計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49.964$ df=6 p<0.001***						
綠軍	N	14	0	1	3	18
	%	77.8%	0.0%	5.6%	16.7%	100.0%
藍軍	N	9	3	3	5	20
	%	45.0%	15.0%	15.0%	25.0%	100.0%
紅軍	N	0	0	10	29	39
	%	0.0%	0.0%	25.6%	74.4%	100.0%
總計	N	23	3	14	37	77
	%	29.9%	3.9%	18.2%	48.1%	100.0%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35.002$ df=6 p<0.001***						
綠軍	N	10	1	3	4	18
	%	55.6%	5.6%	16.7%	22.2%	100.0%
藍軍	N	11	2	2	4	19
	%	57.9%	10.5%	10.5%	21.1%	100.0%
紅軍	N	1	0	9	29	39
	%	2.6%	0.0%	23.1%	74.4%	100.0%
總計	N	22	3	14	37	76
	%	28.9%	3.9%	18.4%	48.7%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24.044$ df=6 p<0.001***						
綠軍	N	9	2	4	3	18
	%	50.0%	11.1%	22.2%	16.7%	100.0%
藍軍	N	13	1	1	4	19
	%	68.4%	5.3%	5.3%	21.1%	100.0%
紅軍	N	5	3	6	25	39
	%	12.8%	7.7%	15.4%	64.1%	100.0%
總計	N	27	6	11	32	76
	%	35.5%	7.9%	14.5%	42.1%	100.0%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chi^2=18.591$ df=6 p<0.01**						
綠軍	N	5	2	6	4	17
	%	29.4%	11.8%	35.3%	23.5%	100.0%
藍軍	N	11	3	2	3	19
	%	57.9%	15.8%	10.5%	15.8%	100.0%
紅軍	N	11	5	2	22	40
	%	27.5%	12.5%	5.0%	55.0%	100.0%
總計	N	27	10	10	29	76
	%	35.5%	13.2%	13.2%	38.2%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0.01^{**}$), 紅軍有 55.0%不贊成簽署, 綠軍則有 23.5%, 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 藍軍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 紅軍則同意多於不同意, 綠軍則不同意略多於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 綠 29.4%同意 35.3%不同意、藍 57.9%同意 10.5%不同意、紅 27.5%同意 5.0%不同意。(詳見表 6)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 上述四種模式中, 同樣地紅軍以「政治實體為主體, 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 (27.5%), 藍軍則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 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 (68.4%), 綠軍偏好「國家為主體, 元首為身分」模式 (77.8%)。

整體來講, 紅藍綠軍對於簽署「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 紅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 (67.0%), 藍綠不贊同比例相當, 分別是藍軍 20.8%, 綠軍 19.8%。現在不統不獨不武,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的「和平協議」, 其實相當受到藍綠受訪者的歡迎, 紅軍受訪者絕大多數卻反對, 此點藍軍對紅軍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有藍軍受訪者就認為:「『不統』是指馬英九的『不談統』還是『不統一』? 先要清楚才有意義。如果是『不談統』, 北京尚有可能接受; 如果是『不統一』, 現實上簽的可能性不高。」(B04)「恐怕此一議題的建議:『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統獨的協議』, 很難在兩岸之間有達成共識的可能性。」(B06)「對於第一、二選項基本上是同意的, 問題是在統一不確定狀況下, 大陸方面是否會贊成簽署的問題。」(B14)

紅軍受訪者反對的理由則頗一致, 也就是把「不統不獨不武」看做一種台獨, 或包含了台獨的選項, 因此而反對。例如:「不同意這一議題的假設,『台獨』不能作為選項。」(R28)「大陸不可能接受含有『不統』內容的協議, 因為那是違背『和平統一』方針的。」(R34)「簽署『不統不獨不武的和平協議』無法解決兩岸間的根本問題, 不利於兩岸關係長遠發展。」(R09)「協商和簽署的是『兩岸和平協議』,『不統不獨不武』的提法不符合兩岸現狀。」(R21)「我以為大陸方面不可能與貴方簽署該類性質的協議」(R22)

五、永遠維持現狀協議 (如「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

(一) 國家為主體, 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50.946$ $df=6$ $p<0.001^{***}$), 紅軍有 76.3%不贊成簽署, 藍軍則有 20.0%, 綠軍僅有 10.5%。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 綠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 藍軍則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 紅軍則只有不同意, 沒有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 綠 84.2%同意 5.30%不同意、藍 45.0%同意 10.00%不同意、紅 0.0%同意 13.2%不同意。(詳見表 7)

(二) 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36.478$ $df=6$ $p<0.001^{***}$)，紅軍有 75.7%不贊成簽署，綠軍則有 17.6%，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都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只有不同意，沒有同意。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58.8%同意 17.6%不同意、藍 52.6%同意 10.5%不同意、紅 0.0%同意 13.5%不同意。(詳見表 7)

(三) 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29.212$ $df=6$ $p<0.001^{***}$)，紅軍有 67.6%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15.8%，綠軍僅有 11.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紅軍則同意與不同意相當。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58.8%同意 23.5%不同意、藍 63.2%同意 5.3%不同意、紅 10.8%同意 10.8%不同意。(詳見表 7)

(四) 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24.130$ $df=6$ $p<0.001^{***}$)，紅軍僅有 60.5%不贊成簽署，綠軍則有 17.6%，藍軍僅有 15.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軍幾乎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同意略多於不同意，綠軍則同意與不同意相當。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35.3%同意 35.3%不同意、藍 52.6%同意 5.3%不同意、紅 15.8%同意 7.9%不同意。(詳見表 7)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永遠維持現狀協議」，上述四種模式中，同樣地紅軍以「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 (15.8%)，藍軍則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 (63.2%)，綠軍偏好「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 (84.2%)。

整體來講，紅藍綠軍對於簽署「永遠維持現狀協議」，紅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 (70.0%)，藍軍次之 (16.9%)，綠軍最低 (14.4%)。不過綠軍雖然歡迎此種協議，但有綠軍受訪者擔心「這類協議不可能，隨時可能被推翻。」(G18)。藍軍亦屬歡迎此種協議，但認為北京不太可能同意，某些藍軍受訪者就表示：「現實上不可能性極高。」(B04)「如台北建議『兩岸要簽署永遠維持現狀的協議』，北京應該不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因此保留看法。」(B06)「對於大陸是否會同意簽署高度懷疑。」(B14)

表 7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受訪者陣營 \ 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 簽署	總計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50.946$ df=6 p<0.001***						
綠軍	N	16	0	1	2	19
	%	84.2%	0.0%	5.3%	10.5%	100.0%
藍軍	N	9	5	2	4	20
	%	45.0%	25.0%	10.0%	20.0%	100.0%
紅軍	N	0	4	5	29	38
	%	0.0%	10.5%	13.2%	76.3%	100.0%
總計	N	25	9	8	35	77
	%	32.5%	11.7%	10.4%	45.5%	100.0%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36.478$ df=6 p<0.001***						
綠軍	N	10	1	3	3	17
	%	58.8%	5.9%	17.6%	17.6%	100.0%
藍軍	N	10	4	2	3	19
	%	52.6%	21.1%	10.5%	15.8%	100.0%
紅軍	N	0	4	5	28	37
	%	0.0%	10.8%	13.5%	75.7%	100.0%
總計	N	20	9	10	34	73
	%	27.4%	12.3%	13.7%	46.6%	100.0%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29.212$ df=6 p<0.001***						
綠軍	N	10	1	4	2	17
	%	58.8%	5.9%	23.5%	11.8%	100.0%
藍軍	N	12	3	1	3	19
	%	63.2%	15.8%	5.3%	15.8%	100.0%
紅軍	N	4	4	4	25	37
	%	10.8%	10.8%	10.8%	67.6%	100.0%
總計	N	26	8	9	30	73
	%	35.6%	11.0%	12.3%	41.1%	100.0%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chi^2=24.130$ df=6 p<0.001***						
綠軍	N	6	2	6	3	17
	%	35.3%	11.8%	35.3%	17.6%	100.0%
藍軍	N	10	5	1	3	19
	%	52.6%	26.3%	5.3%	15.8%	100.0%
紅軍	N	6	6	3	23	38
	%	15.8%	15.8%	7.9%	60.5%	100.0%
總計	N	22	13	10	29	74
	%	29.7%	17.6%	13.5%	39.2%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對北京而言，「永遠維持現狀」就是分裂永久化，與其統一的戰略目標相違背，因此有紅軍受訪者就表示：「不同意這一議題的假設，『永遠維持現狀』意味著兩岸永遠分離，台灣事實上『獨立』。這既不應該也不可能。」(R28)「兩岸不可能永遠維持現狀，必然走向統一。」(R09)「『永遠維持現狀』對大陸而言即放棄統一，做不到。」(R18)「我個人以為，該協議的簽署不具有可操作性。」(R22)「大陸不可能接受『永遠維持現狀』。」(R34)「不同意簽署永遠維持現狀的協議。」(R02)

六、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如不武換不獨的「和平協議」）

（一）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59.693$ df=6 $p<0.001^{***}$ ），紅軍有 97.4%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31.6%，綠軍僅有 11.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綠軍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沒有不同意者，藍軍則同意明顯多於不同意，紅軍則皆屬不同意，沒有同意者。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88.2%同意 0.0%不同意、藍 42.1%同意 10.5%不同意、紅 0.0%同意 2.6%不同意。（詳見表 8）

（二）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40.111$ df=6 $p<0.001^{***}$ ），紅軍有 94.7%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7.8%，綠軍僅有 18.8%。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皆屬不同意，沒有同意者。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43.8%同意 25.0%不同意、藍 44.4%同意 16.7%不同意、紅 0.0%同意 5.3%不同意。（詳見表 8）

（三）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36.207$ df=6 $p<0.001^{***}$ ），紅軍有 89.5%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7.8%，綠軍僅有 17.6%。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綠軍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紅軍則同意與不同意相當，但百分比都很低。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52.9%同意 11.80%不同意、藍 55.6%同意 5.6%不同意、紅 5.3%同意 5.3%不同意。（詳見表 8）

（四）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31.869$ df=6

表 8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受訪者陣營 \ 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 簽署	總計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59.693$ df=6 p<0.001***						
綠軍	N	15	0	0	2	17
	%	88.2%	0.0%	0.0%	11.8%	100.0%
藍軍	N	8	3	2	6	19
	%	42.1%	15.8%	10.5%	31.6%	100.0%
紅軍	N	0	0	1	37	38
	%	0.0%	0.0%	2.6%	97.4%	100.0%
總計	N	23	3	3	45	74
	%	31.1%	4.1%	4.1%	60.8%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40.111$ df=6 p<0.001***						
綠軍	N	7	2	4	3	16
	%	43.8%	12.5%	25.0%	18.8%	100.0%
藍軍	N	8	2	3	5	18
	%	44.4%	11.1%	16.7%	27.8%	100.0%
紅軍	N	0	0	2	36	38
	%	0.0%	0.0%	5.3%	94.7%	100.0%
總計	N	15	4	9	44	72
	%	20.8%	5.6%	12.5%	61.1%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36.207$ df=6 p<0.001***						
綠軍	N	9	3	2	3	17
	%	52.9%	17.6%	11.8%	17.6%	100.0%
藍軍	N	10	2	1	5	18
	%	55.6%	11.1%	5.6%	27.8%	100.0%
紅軍	N	2	0	2	34	38
	%	5.3%	0.0%	5.3%	89.5%	100.0%
總計	N	21	5	5	42	73
	%	28.8%	6.8%	6.8%	57.5%	100.0%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chi^2=31.869$ df=6 p<0.001***						
綠軍	N	5	1	6	4	16
	%	31.3%	6.3%	37.5%	25.0%	100.0%
藍軍	N	7	3	2	5	17
	%	41.2%	17.6%	11.8%	29.4%	100.0%
紅軍	N	2	1	2	33	38
	%	5.3%	2.6%	5.3%	86.8%	100.0%
總計	N	14	5	10	42	71
	%	19.7%	7.0%	14.1%	59.2%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0.001^{***}$)，紅軍有 86.8%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9.4%，綠軍僅有 25.0%。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藍軍明顯地同意多於不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綠軍則不同意略多於同意，紅軍則同意與不同意相當，但百分比都很低。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31.3%同意 37.5%不同意、藍 41.2%同意 11.8%不同意、紅 5.3%同意 5.3%不同意。(詳見表 8)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上述四種模式中，紅軍以「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或「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都是 5.3%)，藍軍同樣地屬意「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模式(55.6%)，綠軍偏好「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88.2%)。

整體來講，紅藍綠軍對於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紅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92.1%)，藍軍次之(29.2%)，綠軍最低(18.3%)。綠軍雖然贊成此種協議，但有受訪者認為「現實上不可能如此操作。」(G09)「可能性甚小，幾近於零。」(G18)；藍軍亦有同樣的看法，主要是認為北京不可能接受：「現實上不可能」(B04)「同樣看法，台北如建議『兩岸要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協議』，不管是『不武換不獨』的方式，依經驗法則來看，顯見沒有可能性。」(B06)「大陸不可能同意簽署」(B14)

對北京而言，維持現狀以後可以獨立，現在不宣佈獨立是有條件的，是以北京不武為前提，換取台北不獨的「和平協議」，要簽署這樣的和平協議可能性當然很低。有紅軍的受訪者就明白地講：「不同意此前提。」(R02)「強烈不同意這樣的協議」(R04)「大陸不可能與台灣簽署這樣的協議。」(R09)「不贊成簽署和協商」(R21)「我以為該類協議也同樣不具有可操作性，大陸難以與台灣簽署這樣的協議。」(R22)

事實上，北京要的是統一而不是維持現狀，統一條件不成熟前，只好維持現狀，因此不會為了要維持現狀，可以宣布不對台動武。有位紅軍受訪者就直接表示這種協議對大陸而言是一項「陷阱」，認為「以不武換不獨的『和平協議』怎能等同於『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呢？你的這個設計似乎是一個『陷阱』，哈哈。」(R34)另一位紅軍受訪者亦表示：「不同意這一議題的假設前提，『維持現狀』，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可以；『以後獨立』，不可以。『台獨』不應該成為選項。」(R28)

七、相互承認邦交協議(如「兄弟之邦協議」或「建交公報」)

(一) 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chi^2=65.732$ $df=6$ $p<0.001^{***}$)，紅軍有 97.4%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2.2%，綠軍僅有 5.6%。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綠軍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沒有不同意者，藍軍則同意明顯多於不同意，紅軍則皆屬不同意，沒有同意者。同意與不同意的

百分比分別是：綠 94.4%同意 0.0%不同意、藍 55.6%同意 5.6%不同意、紅 0.0%同意 2.6%不同意。(詳見表 9)

(二) 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60.765$ $df=6$ $p<0.001^{***}$)，紅軍有 97.4%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0.0%，綠軍僅有 11.1%。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綠軍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藍軍則同意明顯多於不同意，紅軍則皆屬不同意，沒有同意者。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83.3%同意 5.6%不同意、藍 53.4%同意 6.7%不同意、紅 0.0%同意 2.6%不同意。(詳見表 9)

(三) 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紅藍綠陣營對此一模式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有顯著的差異 ($\chi^2=54.142$ $df=6$ $p<0.001^{***}$)，紅軍有 94.7%不贊成簽署，藍軍則有 20.0%，綠軍僅有 5.6%。接受假設如果要簽署的受訪者中，綠軍一面倒同意此種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模式，藍軍則同意明顯多於不同意，紅軍則皆屬不同意，沒有同意者。同意與不同意的百分比分別是：綠 72.2%同意 11.1%不同意、藍 53.3%同意 6.70%不同意、紅 0.0%同意 5.3%不同意。(詳見表 9)

綜合比較兩岸如果要簽署「相互承認邦交協議」，上述三種模式中，藍綠軍都以「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模式為最優先考量 (55.6%及 94.4%)，紅軍則因為九成以上不贊成簽署此一協議，幾乎沒有人接受簽署的假設，即使勉強接受，也沒有人同意上述三種模式 (0.0%)。

整體來講，紅藍綠軍對於簽署「相互承認邦交協議」，紅軍不贊同的比例最高 (96.5%)，藍軍次之 (20.7%)，綠軍最低 (7.4%)。綠軍站在「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台獨」意識形態，並不排除與中國交好，畢竟一個「好鄰居」還是很重要的，因此簽署建交公報發展正式外交關係，或基於兩岸同文同種，只要相互承認，進一步發展成「兄弟之邦」，反對的比例都很低。所以綠軍受訪者的「台獨」意識形態，並非「厭中」或「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相反地，是一種「友中」，甚至「親中」的意識形態。

不過對於這樣一個「相互承認邦交協議」，即使如「兄弟之邦協議」，現實上幾乎不可能，只要是北京反對。有藍軍的受訪者就認為：「現實上不可能。」(B04)「大陸不可能同意簽署。」(B14)「很少見到『兄弟之邦協議』，而且簽署相互承認的協議，也需兩岸彼此明確的政治定位，因此這項建議不被肯定。如是『建交公報』，那麼兩岸便就是國與國的關係，在現階段環境裡，不建議採用。」(B06)

紅軍的受訪者說的更明白：「不同意該前提。」(R02)「強烈不贊成、不同意。」(R04)「不贊成簽署和協商。」(R21)「兩岸不存在『建交』問題，故不同意簽署

『建交公報』之說。」(R27)「這等於承認『兩個中國』，『一邊一國』，大陸怎麼可能接受？」(R34)「不同意此一議題的假設。它將違背現在的兩岸各自的法治原則。它也將造成國際上『一個中國』認同原則的混亂。『台灣獨立』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種背逆。」(R28)

表 9 相互承認邦交協議與陣營交叉分析表

態度 受訪者陣營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不贊成 簽署	總計
相互承認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chi^2=65.732$ df=6 p<0.001***						
綠軍	N	17	0	0	1	18
	%	94.4%	0.0%	0.0%	5.6%	100.0%
藍軍	N	10	3	1	4	18
	%	55.6%	16.7%	5.6%	22.2%	100.0%
紅軍	N	0	0	1	37	38
	%	0.0%	0.0%	2.6%	97.4%	100.0%
總計	N	27	3	2	42	74
	%	36.5%	4.1%	2.7%	56.8%	100.0%
相互承認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chi^2=60.765$ df=6 p<0.001***						
綠軍	N	15	0	1	2	18
	%	83.3%	0.0%	5.6%	11.1%	100.0%
藍軍	N	8	3	1	3	15
	%	53.3%	20.0%	6.7%	20.0%	100.0%
紅軍	N	0	0	1	37	38
	%	0.0%	0.0%	2.6%	97.4%	100.0%
總計	N	23	3	3	42	71
	%	32.4%	4.2%	4.2%	59.2%	100.0%
相互承認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chi^2=54.142$ df=6 p<0.001***						
綠軍	N	13	2	2	1	18
	%	72.2%	11.1%	11.1%	5.6%	100.0%
藍軍	N	8	3	1	3	15
	%	53.3%	20.0%	6.7%	20.0%	100.0%
紅軍	N	0	0	2	36	38
	%	0.0%	0.0%	5.3%	94.7%	100.0%
總計	N	21	5	5	40	71
	%	29.6%	7.0%	7.0%	56.3%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不過仍有紅軍的受訪者認為，只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在單一主權下，可以相互承認治權，簽署「兄弟之邦協議」並非不可能。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此議題不明確，是指兩岸簽署相互承認什麼的協議？相互承認主權會導致『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相互承認治權應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R09) 另一位受訪者亦表示：「兩岸簽署『兄弟之邦協議』有可能性，但必須進一步清晰界定其內涵，大陸方面可能要視其內涵再作進一步的考量。目前難以回答這個問題。關於『建交公報』不具有任何可行性。」(R22)

綜合上述，紅藍綠軍對七種兩岸協議，以及因此衍生的協商主體與身分的看法，雖然有相當大的歧異，不過透過贊成百分比的標準差的計算，我們發現如果要簽署兩岸統一協議，以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的協商主體及身分，三方的歧見最小，綠軍贊成者有 33.40%，藍軍贊成者有 50.00%，紅軍贊成者有 19.50%，標準差=15.27%；相反的，如果要簽署相互承認的協議，以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的協商主體及身分，三方的歧見最大（標準差=47.49%）（詳見表 10）。換言之，如果要統一，以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協商主體，由中華民國總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身分具名簽署這項協議，紅藍綠軍學者專家們的歧見很小；但是如果要簽署相互承認的協議，如「兄弟之邦協議」或「建交公報」，以這種方式簽署，紅藍綠軍學者專家們的歧見很大。此一研究結果正應驗了前文所提，國台辦官員所表示，為了統一，可讓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一天，這一天所以能存在，是為了迎接統一的新中國，所以可以容忍「兩個中國」存在一天。

另外，歧見最小的第二、三、四名是以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來簽署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標準差=17.03%）、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標準差=18.84%）、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標準差=18.57%），不過三者間差距其實很小，並未達顯著水準（ $\chi^2=3.539$ df=4 p>0.5），可能僅是測量誤差而已；而歧見最大的第二、四名是以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的協商主體及身分，簽署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標準差=44.06%）、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標準差=42.18%）。歧見最大的第三名是以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的協商主體及身分，來簽署相互承認的協議（標準差=42.20%），同樣地三者間差距也很小，並未達顯著水準（ $\chi^2=0.11$ df=2 p>0.5），可能僅是測量誤差而已。

此一研究發現顯示，統獨之間的維持現狀協議，不管是維持現狀以後決定、永遠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以後獨立，以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來簽署比較有共識，若要以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的方式來簽署，困難度相當的大。也就是如果要維持現狀，必須以一種迴避相互承認的特殊方式來簽署這類的協議。

最後，針對七種政治協議，綠軍最反對簽署「統一協議」（71.4%），最不反對簽署「相互承認協議」（7.4%）；紅軍則剛好相反，最不反對簽署「統一協議」（11.8%），最反對簽署「相互承認協議」（96.5%）。藍軍則七種協議反對的比率都不高，都在兩成左右，最反對的「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也不過三成左右。（詳見表 11）另外，在「統一協議」上，紅藍的歧見遠遠低於綠軍，反對的比率都在兩成以下；但是在「相互承認協議」上，藍綠的歧見卻遠遠小於紅軍，反對比率也不超過兩成一。藍軍可統可獨，左右逢源的特性表現無遺。（詳見圖 1）此一結果證實了我們在假設三的看法。

表 10 紅藍綠軍對兩岸協議及協商主體與身分贊成百分比的標準差排序

代號	兩岸協議、協商主體與身分	綠軍	藍軍	紅軍	標準差
A01T01	統一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33.40%	50.00%	19.50%	15.27%
A04T04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29.40%	57.90%	27.50%	17.03%
A05T04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35.20%	52.60%	15.80%	18.41%
A06T04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31.40%	41.10%	5.20%	18.57%
A01T02	統一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23.50%	57.90%	27.80%	18.74%
A03T02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25.10%	52.70%	14.70%	19.64%
A03T01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37.60%	42.10%	2.90%	21.45%
A02T02	統合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43.80%	63.20%	13.10%	25.26%
A06T02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43.80%	44.50%	0.00%	25.49%
A02T04	統合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23.60%	75.00%	45.90%	25.77%
A06T03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52.90%	55.60%	5.30%	28.29%
A04T03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50.10%	68.50%	12.80%	28.38%
A03T03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25.00%	79.00%	69.50%	28.83%
A02T03	統合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31.30%	78.90%	26.40%	29.00%
A05T03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58.80%	63.10%	10.80%	29.03%
A04T02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55.60%	57.90%	2.60%	31.28%
A05T02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58.80%	52.70%	0.00%	32.33%
A01T03	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17.70%	72.20%	80.00%	33.94%
A02T01	統合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64.80%	63.20%	5.20%	33.96%
A07T03	相互承認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方面代表為身分）	72.30%	53.30%	0.00%	37.48%
A04T01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77.80%	45.00%	0.00%	39.06%
A01T04	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11.20%	63.20%	89.50%	39.85%
A03T04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政治實體為主體、特殊委員會主腦為身分）	11.20%	75.00%	89.50%	41.66%
A05T01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84.30%	45.00%	0.00%	42.18%
A07T02	相互承認協議（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	83.30%	53.40%	0.00%	42.20%
A06T01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88.10%	42.20%	0.00%	44.06%
A07T01	相互承認協議（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	94.50%	55.50%	0.00%	4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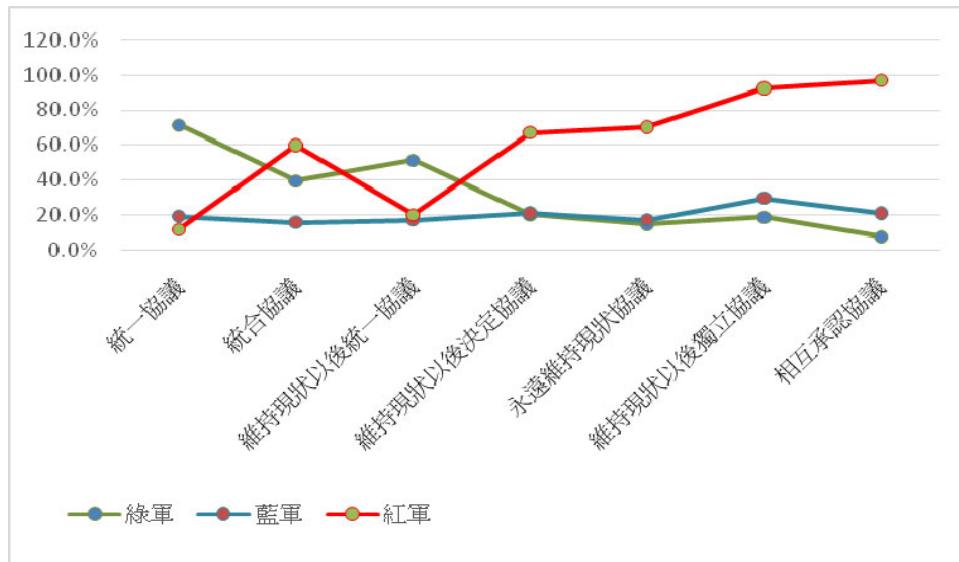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1 七種政治協議紅藍綠軍反對的百分比

	綠軍	藍軍	紅軍	標準差
統一協議	71.4%	19.0%	11.8%	32.55%
統合協議	39.3%	15.7%	59.5%	21.95%
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	51.4%	16.9%	20.0%	19.08%
維持現狀以後決定協議	19.8%	20.8%	67.0%	26.97%
永遠維持現狀協議	14.4%	16.9%	70.0%	31.44%
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	18.3%	29.2%	92.1%	39.85%
相互承認協議	7.4%	20.7%	96.5%	48.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1 七種政治協議紅藍綠軍反對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陸、結 論

本論文從兩岸政治談判出發，探討談判所涉及的協商主體與身分問題。除了檢視國際協議文件的一般形式及行政委託形式，所呈現的協商主體及身分外；也分析了行政委託形式的現行兩岸多項協議，所呈現的協商主體及身分。研究結果發現，過去我方政府與國外所簽署的國際協議文件，不管是一般形式或行政委託形式，都能確保背後的協商主體與身分；但是兩岸之間的行政委託協議，則協商主體及身分嚴重去政府化，不可能作為兩岸未來政治談判的模式。

在上述的思維下，本研究另創「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等四種協商主體與身分，就「統一協議」等七種兩岸政治協議，以半結構式的問卷訪問了海峽兩岸紅藍綠陣營 80 位熟悉兩岸關係的學者及智庫專家，獲得對本論文主題極有意義的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幾項重點如下：

一、經由卡方檢定發現，紅藍綠三陣營對以四種協商主體與身分，協商並簽署七種兩岸政治協議，同意與否的程度皆有顯著的差異，完全驗證了原先的假設。

二、針對七種政治協議，綠軍最反對簽署「統一協議」，最反對簽署「相互承認協議」；紅軍則剛好相反，最反對簽署「統一協議」，最反對簽署「相互承認協議」。藍軍則七種協議反對的比率都不高，都在兩成左右，最反對的「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協議」也不過三成左右。

三、儘管綠軍反對「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的比率高達 51.4%，但是此一協議

仍屬紅藍綠軍中歧見最小者（標準差＝19.08%）；其次是「統合協議」（標準差＝21.95%），雖然紅軍有59.5%反對「統合協議」，但相對於其他協議，紅藍綠的歧見是第二小者。在統一與獨立協議皆無法化解反對一方的歧見下，這兩種模式似乎是兩岸目前可以磨合的模式。

四、不管是「統合協議」或「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協議」，都以「政府為主體、首長為身分」的協商主體與簽署身分歧見最小。此一共識接近黃嘉樹最近的一項看法，黃認為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其答案只能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尋找，這個區域的上線是「低於主權」，下線是現行政策的最新提法：國台辦開始用「公權力」來稱呼台灣政府機構的權力，即可以承認台灣的「公權力」。換言之，大陸只能在低於主權和高於「公權力」的範圍內考慮承認台灣當局行使權力的合法性問題。^⑤也就是在這個範圍內，雙方彼此承認權威當局行使公權力的合法性，依此協商並簽署協議。

上述學者專家的意見分布，相當值得提供政府部門及各界參考。不過這僅是本論文的一項嘗試，誠如一位紅軍受訪者表示：「政治談判不應限於七種，政治議題可以從簡單到複雜，從易到難，逐步展開。有些政治議題的談判，可以使用現有的平台（兩會）進行，等到時機成熟了，再進一步提升談判的層級。」（R34）

不過另一位紅軍受訪者則認為，「兩岸政治談判的關鍵還是在於談判的內容，而非談判者的身分。」「若雙方能在此議題上取得一致意見，那麼兩岸間『我是誰，你是誰』的問題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這一本質性問題解決了，在公開簽約協議上用什麼名義與身分，相信屆時雙方並不會太在意。若非要說出一個名稱，個人以為，雙方皆可成立一個『兩岸關係委員會』，以此中性身分名義代表雙方公權力簽約即可。……，兩岸如果真有誠意談判政治定位問題，也可以用『大陸代表』、『台灣代表』或者各自的『兩岸關係委員會』等中性身分與名義。因為，若一開始就執著於身分，特別是執著於『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名義，那無異於一開始就把將要談判的內容當作談判的前提，這顯然是不務實的。」（R08）

上述兩位紅軍的看法，看起來好像不堅持協商主體與身分，但實際上是非常堅持的，尤其後者非常堅持不能以「國家為主體、元首為身分」進行兩岸的政治協商，比前述的國台辦官員的看法還缺乏彈性，這實在是一件有趣又值得令人深思的現象。

*

*

*

（收件：103年12月4日，接受：104年6月22日）

註⑤ 黃嘉樹，「論兩岸關係新思維中的『同』與『異』」，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33&kindid=543&docid=103305823>。

附錄 1 受訪者代號

編號	陣營	地區	簡歷
B01	藍軍	台灣	銘傳大學教授
B02	藍軍	台灣	台灣大學教授
B03	藍軍	台灣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B04	藍軍	台灣	台灣大學教授
B05	藍軍	台灣	前國大代表
B06	藍軍	台灣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B07	藍軍	台灣	佛光大學教授
B08	藍軍	台灣	淡江大學教授
B09	藍軍	台灣	台灣大學教授
B10	藍軍	台灣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成員
B11	藍軍	台灣	淡江大學教授
B12	藍軍	台灣	政治大學教授
B13	藍軍	台灣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成員
B14	藍軍	台灣	台灣大學教授
B15	藍軍	台灣	文化大學教授
B16	藍軍	台灣	金門大學教授
B17	藍軍	台灣	金門大學教授
B18	藍軍	台灣	文化大學教授
B19	藍軍	台灣	政治大學教授
B20	藍軍	台灣	致理技術學院教授
G01	綠軍	台灣	健行科技大學副教授
G02	綠軍	台灣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
G03	綠軍	台灣	美麗島電子報時事評論員
G04	綠軍	台灣	國策研究院研究員
G05	綠軍	台灣	新境界基金會諮詢委員
G06	綠軍	台灣	政治大學教授
G07	綠軍	台灣	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成員
G08	綠軍	台灣	金門大學主任
G09	綠軍	台灣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G10	綠軍	台灣	台北醫學大學教授
G11	綠軍	台灣	台灣大學教授
G12	綠軍	台灣	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G13	綠軍	台灣	新境界基金會諮詢委員
G14	綠軍	台灣	文化大學教授
G15	綠軍	台灣	台灣大學教授、
G16	綠軍	台灣	成功大學教授

編號	陣營	地區	簡歷
G17	綠軍	台灣	新境界基金會諮詢委員
G18	綠軍	台灣	國立暨南大學教授
G19	綠軍	台灣	民進黨立法委員
G20	綠軍	台灣	東吳大學副教授
R01	紅軍	北京	中國社科院所長
R02	紅軍	北京	中國社科院成員
R03	紅軍	北京	中國社科院成員
R04	紅軍	北京	中國社科院成員
R05	紅軍	北京	中國社科院成員
R06	紅軍	北京	中國社科院成員
R07	紅軍	北京	全國台灣研究會成員
R08	紅軍	北京	全國台灣研究會成員
R09	紅軍	北京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成員
R10	紅軍	北京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成員
R11	紅軍	北京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成員
R12	紅軍	北京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成員
R13	紅軍	北京	清華大學教授
R14	紅軍	北京	清華大學教授
R15	紅軍	北京	清華大學教授
R16	紅軍	北京	清華大學教授
R17	紅軍	北京	清華大學研究員
R18	紅軍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19	紅軍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20	紅軍	北京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成員
R21	紅軍	北京	北京聯合大學院長
R22	紅軍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23	紅軍	上海	上海東亞研究所成員
R24	紅軍	上海	上海東亞研究所成員
R25	紅軍	上海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成員
R26	紅軍	上海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成員
R27	紅軍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成員
R28	紅軍	上海	上海台灣研究所成員
R29	紅軍	上海	上海台灣研究所成員
R30	紅軍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院教授
R31	紅軍	上海	復旦大學教授
R32	紅軍	南京	南京大學教授
R33	紅軍	南京	江蘇省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會成員
R34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R35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編號	陣營	地區	簡歷
R36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R37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R38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R39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R40	紅軍	廈門	廈門大學教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in Cross-Strait Political Negotiation: Survey Research of Mainland Chinese, Pan-Blue and Pan-Green Experts

Ming-Tong Che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i-Huei Yang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 discussion of potential future cross-Strait political negotiations must first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o would be negotiating with whom. This question involves issues of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Who are the subjects of the negotiation and what are their identities?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are interdependent. Subjectivity determines identity while identity reflects subjectivity outwardly. In other words, identity derives from the subject. Only after determining the subjects of a negotiation can their identities be constituted. But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of a negoti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solely by the subject itself. A negotiation can proceed only after this identity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other party to the negotiation. This requirement for mutual recognition in turn affects each side's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the negotiation. Therefore, the identity of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reflects their subjectivity. The identity of a negotiating entity reflects the type of subject it is.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relevant documents to analyze the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in standar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 executive-delegate format negoti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hi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while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executive-delegate formats have ensured the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of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cross-Strait executive-delegate negotiations have been overly de-governmentalized and therefore this format cannot serve as a model for future political negotiation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developed four possible subject-identity types for the negotiating entities, such as “state as subject, leader as identity,” and eight possible cross-Strait agreements, including a unification agreement. A survey of 80 expert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pre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the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of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and the substance of potential agreement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shows opposition from the other side would preclude negotiations for either unification or Taiwan independence, but that the possibility exists for the two sides to negotiate an agreement to “integration” or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until eventual unification,” though such negotiations would be highly contentiou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negotiations conducted in a “government as subject, leader as identity” format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garnering acceptance by both sides.

Keywords: cross-Strait political negotiation, negotiator subjectivity, negotiator ident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間派遣志工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168>。
- 「中華民國（台灣）標準檢驗局與奧地利標準中心合作總協定（中譯本）」，全國法規
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70478>。
- 「中華民國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9453&rmid=514&sd=2004/05/19&ed=2004/05/22>。
- 「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ed=2008/05/20>。
- 「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友好條約」，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16>。
- 「反分裂國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flfg/2005-06/21/content_8265.htm。
- 「台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網，<http://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 「民衆對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看法：折線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網，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4728950506.gif>。
- 「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交換期貨交易資訊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40104>。
- 「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有關投資自由化、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全國法
規資料庫，<http://www.dois.moea.gov.tw/content/pdf/台日投資協議.pdf>。
- 「兩岸協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網，<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7145&CtNode=5710&mp=1>。
-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網，<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04269584571.pdf>。
-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全國法規資料
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30005>。
-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航空運輸協定」，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80031>。
- 「總統中外記者會答問實錄」，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9185&rmid=514&sd=2004/02/03&ed=2004/02/03>。
- 「總統接見海基、海協兩會代表團」，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4378&rmid=514&sd=2008/11/01&ed=2008/11/17>。
- 包嘉源、張志清、林光，「兩岸海運通航談判之結構分析」，航運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
（2005 年 6 月），頁 41~55。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參考資料（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年）。
- 胡錦濤，「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27.htm。
- 夏珍、王銘義、董孟郎，「辜江會交談話題圍繞民主化」，中國時報，1998年10月19日，第2版。
- 翁松燃、嚴家其，「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Angelfire網站，<http://www.angelfire.com/pop2/pkv/lianbang.html>。
- 馬樹禮，使日12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
- 張志軍，「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15/c83846-25662439.html>。
- 張亞中，「兩岸統合與和平發展：一條互利雙贏的穩健道路」，孫震等主編，遠東60週年白皮書：開創新猷，預約大未來（台北：遠東集團一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2010年），頁647~698。
- 陳明通，「馬政府兩岸協商的解析」，吳釗燮主編，台海兩岸關係與中國國際戰略（台北：台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2011年），頁51~86。
- 陳贇、李斌，「習近平總書記會見蕭萬長一行」，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http://www.gwytb.gov.cn/wyly/201310/t20131007_4979072.htm。
- 黃居正，「台、中空運航權談判中的國際法問題」，台灣國際法季刊，第1卷第2期（2004年4月），頁9~60。
- 黃嘉樹，「論兩岸關係新思維中的『同』與『異』」，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33&kindid=543&docid=103305823>。
- 新台灣國策智庫編，台灣國家願景・我們的主張：兩岸關係（台北：新台灣國策智庫，2011年）。
- 蔡茂寅，「行政委託相關問題之研究」，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主編，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年），頁611~631。
- “Political Entity”, *The Free Dictionary*,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political+entity>.
- “Sovereignt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vereignty>.
- Bush, Richard C.,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 Kan, Shirley A.,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s://www.fas.org/sgp/crs/row/RL30341.pdf>.
- Krasner, Stephen D.,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mpton, David M. and Kenneth Lieberthal, "Heading off the Next War,"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04, p. A19.